

對禮餘藻

草場佩川自筆
全

486
3287



對禮餘藻

上

內子多6
號 3287
卷

大正八年十月廿三日
市島謙吉



對禮餘藻上

六月廿一日客館筆語



精里

撲以去月初二落帆本島是時諸丈已儼然在賓館
宜登即踵門候起居以官事未竣遷延至於今日乃
得通刺不迨其開暇而適丁未裝忙冗之時加以秋
暑如燉熱客可嘲而辱降接岳青欣暢并臻敬謝敬
謝

清山

諒非襪襪誰嘲熱客若問懷暢叙俾清風來襲則不

帝如浴寒水處涼臺矣僕等何敢以暑為解
僕姓金名善臣字季良隰清山製述官俄者猝中暑
暈悶卧若少間當出來耳
瓊投益見高手天成僕等適飲暑暈悶且奉詔一刻
勝苦百篇姑闕和章諒之諒之

精里

姑闕和章之言最妙先是聘使之來持詩乞次韻者
踵接肩摩至不遑寢食既非待遠賓之禮其於詩道
亦神趣掃地矣今此席上約其神旺興來者則賦古
近體見惠其否則不必作以待他日償之有何不可

清山

俄者尊先生祭酒公所問條中以漢京出極三十八
度為說未知何典訛而星曆家所云千里差一度之
說亦頗不合未知近世貴邦人精於星曆者別有所
推測耶漢京之地比之中土不至差過二度而俄有
所聞故茲質所疑

精里

樸於天學瞠也不敢容喙林祭酒博洽必有所考據
而言近世有曆象考成靈臺儀象志湯若望曆引之
類諸賢見之否其言皆原於西洋讀者莫不疑其言

之河漢至於密合每問簡易明確實出溢前諸家之上則不得不取之要之矮人看場莫以知惡飲之所由為可愧耳

洪浩然家傳是敵妹夫之先出貴國者以今并載一遇接見諸賢故敵妹苦懇使求序跋其事涉謀和前途不免唐突之罪其不忘所自出之意則難峻拒姑以謀從違

清山

壬辰之事豈忍言哉今聞之不覺淚涔々

精里

是所以慮其害也

清山

今見洪浩然傳既已談及於壬辰矣其時我國金河

西

河

西

辨

擄厚

其

之子

孫被擄

入貴邦

因住不還

河西氏而族黨繫衍云其一族在我國故今番信行

囑得其實方當兩國無疑阻之日此一事本不足諱

而問之貴邦諸賢皆誣以未聞今見公誠實人也若

知其宗章以見示

精里

俘虜人刷還數次而其人留而不去甚衆若余姻親

有洪氏所識文人有高麗氏有高水氏合高麗曰其他指不違樓然事有係禁條者不可公然尋訪何也
慶元刷還宜無復遺餘故也是語亦不可為外人說
碍條有眾請以屏炎至是清山截取問答紙片紙諸
褚君將投火者然恐將以此復

清山

秀吉果猿之子乎

精里

以其猿肖名以猿面即耳猿子之說則未之聞

清山

有薄紙請揮涂以賜

精里

魯般門前此是弄斧斤處請持歸寓舍塗鴉以寒命耳

清山

公既不肯濡筆乾墨可惜僕雖拙筆客書數字以呈
如何至是清山書數十紙亦強余寫十餘紙小童亦
余笑而不書

精里

吳江都故友處士志村宗章所輯敵友固田寒泉刻

之家熟便撰序之刻成賤余望諸丈傳覽賜序跋又呈請使主一閱或書數言於簡端則最恊鄙願

出示大學纂釋

是吾平素與朋友講究大學章句辨訂疑晦乃筆之者章句集注未疏如烟海若不細心理會則至其人故有此纂輯其乞一閱及序跋如退溪文抄

今日良晤有所欲于讀及求文字二三项姑徐之且攀舊例呈燕詩於各位下又有欲呈正副使二公作初意以使主尊嚴欲商其可否於製述官而林祭酒向道達賤名於使主而獲一謁是以此詩同轉託左

右而呈之不復別陳請也

清山

退溪集不翅止此未知貴邦從何處購得而刪錄其一二耶或未及其全集耶

精里

退溪集本邦絕無而僅有此抄乃蕲取精要欲使人易得其書易領其旨耳拙序末申此意更望重覆視是再閱序文領之

清山

僕等不敢妄評精微而若令尾附一語則亦不敢辭

至於兩使大人王事雖竣行期此迫恐無間隙可以
弁卷首茅當以此意入稟耳
公辨何義請叩之

精里

樸生於肥前佐嘉郡精街、名本諸春州將厨米使
精鑿之義非妙道精義之精一粲

泊翁

使船來後即聞公文名今接雅儀何奇傾注
筆談極好勝於作詩日汗苦吟終非天趣入忠則幾
向亦瓜仰報瓊瑤耳俄教切當切當

斯文如元氣元氣自盛邪氣不能間之賴有公於貴
邦萬幸萬幸

向見貴什今接筆於片言隻字亦知文章造詣僕東
來不虛歸矣

公詩真是正始之音使人諷誦直忘苦熱仰喜仰喜
公年紀幾何令胤幾人亦能文章否

精里

馬齡六十二有三男四女男皆好讀書雖無以大過
人亦足慰目前

泊翁

僕六十二與公同庚驚喜萬、貴男三人皆能文
尤賀尤賀僕只有一子亦頗能文

精里

始知同庚覺情誼益親令郎能文使人傾想

菊隱

相逢之晚可勝恨歎日氣雖熱故人清風我心則涼
行期雖促少留攄幸甚

姑闕和章誠如所示萍水相逢以筆代舌足可暢懷
何必役、章句問哉

僕叔公之筆談以西還後時、替面之資耳

精里

或傳公屢遊唐山最堪欽仰清國儒者理學自陸隴
其文章自沈德潛以後必有代興者而未之聞吾子
遊彼中理學文章之名家所識何姓號所聞何姓號
幸以見告

菊隱

僕於戊辰秋入于中國己巳春還鄉多與文人韻士
遊游霸州知州張水庵之三絕文也畫也筆也王漢森之魁
偉曹玉水之才華其他不可殫述而理學文章彬、
可觀專尚紫陽之學沈德潛以下代不乏人而純尚

書翁覃溪至今生存而最著者也

後使門人審張子

房之奉祀孫道溼也王王陵
之孫直也曹曹彬之裔

菊隱

貴什如示傳致而太華暑症猝發見方委席故不得
參座可恨清翁笑罔東罔各有所事未及赴席終當
出來耳

俄 西使相見貴什三四五讀讀歎不已

僕日昨往以酌菴於摺冊之首見公之序文而知公
之學富也豈勝欽歎

向見公之遊以酌菴詩愛玩不已留得其一以為篋

筒之珍藏矣今接盛儀實慰渴望

欲得公之筆蹟為柱聯紙本已具矣炎熱如此不敢
仰煩耳

僕有病先退大違體貌悚然之中尤切悵然

此呈十斤紙即我國一品大臣之筆而名位德望文
章有名於天下雖本國之人得之為寶茲以奉呈以
表區區情晒納如何書不盡言

太華

草紙素告

自聞高名日望承接得此良會曷不傾軀但僕之病
症似不大段火氣衝上時不省人事恐夫之地竟失

相晤此亦有數為之如何葢船前更枉之教寔出望
外僕雖欲邀造舍館此即不易倘蒙屈駕其喜難量
諸般言語都在面對方伏枕叫苦不能長話亂草不
備

清山

太華實病若此不河造話僕亦不勝悵然

自伊物之說行於貴國以來我東儒賢不相為謀久
矣其在癸未槎行時我國人與貴邦羣儒有相往復
僕嘗得見其一二而至於指顏孟為未盡弁程朱為
未庶誠私心痛之不啻如洪水猛獸之可畏今見公

喜閱退溪集便已實踐聞域有所趨詣故耳僕所以
傾喜公者寔在此一款無以僕為喜同而惡異耶道
者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三友童子可以說得百
歲老人亦難行得故虛語不如實踐實見真能力行
僕雖甚謏劣嘗欲顧行而後言故不敢汎及精蘊以
犯古人借妄之戒而聞公有格致之學粹然為一時
宗匠故茲瀆筆相告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精里

百歲翁、難能之言深荷戒示但學問講究不可避
其精蘊而弗之及至是只有為己為人之辨耳

清山

講究以下語此是道問學之不可須臾放下處為人
為己之辨有不可草率談及適增門路之紛耳

精里

世蓋有聞其談論則齒絲半毛竅極精微而制行相
及者其談亦必及為己為人_之辨矣其故何也因其
心不實也過此以柱不復可說高明所言恐致門路
之紛者至此有何方法何處下手請聞其評

清山

公之虛心向道不以異域而問之不以未學而卑之

有此俯問良款盛度僕寔固不足以當此問也雖然
僕雖愚陋竝聞行能無稱然仄聞長者之遺風欽奉
昔賢之微旨未可謂全無耳目者竊病世之學者不
以篤恭為意膠執先儒之行言隻字分門割戶虛為
此紛紛也大概由周公以後其說益長久而不三益
支離汗漫每訖歸宿宋儒起於久晦之餘辨析精微
殆無餘蘊至此明儒之改換頭面至相牴牾則已不
勝其穿鑿浩汗之歸適足為小人之口實詎君子大
雅之本意吾夫子有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僕之意大
都不出此圈唯患其未_至身菊有一二同志言下即悟

則就互相質問初不妨事而至於改戴之際輒張義
旗不足以熄邪而適以召亂耳僕未見其可也言不
可既萬畧無倚幸怨之怨之

淄川之師年高德邵非如僕早而失學晚而涉獵東
塗西抹強名為文人者比也慙愧慙愧

右前卷訖即
書示樞口生
令轉示之
於精里

泊翁

異學只舉陽明則諸家之邪謬皆談之此意子知之
字

精里

陽明前輩有陳白沙湛甘泉始唱異論餘姚之後近
溪見羅之類則勿論已至於郝京山毛奇齡皆出於
王至清朝儒臣取聖肯定朱王之一揆可謂近兒戲
清國之所為萬國恟焉故其說之流毒不少為可嘆
耳

泊翁

公言如僕言不可枚舉吠聲吠影何足論哉恨相見
之晚又恨之

退溪先生於朱子全書撮為節要今公之於李先生
亦然公之學術之正正在是書攻朱子者自明至清

不可勝言薛文清胡敬軒諸公之外陽明之學陳白沙之道皆是禪學更熾於象山之時至毛奇齡西河者晚出力攻無可言昔聞貴邦物茂卿伊藤維模力戰朱學至於戊辰信行老大人以書託入來之時源東郭斐瞻博大攻聖學故僕常以貴邦學術之不正為訝今見公所序退溪集者豈亦斯文一線不絕賴公而為特即中流砥柱耶不勝仰賀之

亦三日容館筆語

精里

對吏未來而通筆語於法未便然業既降接不可拘
常套請書尊姓大弭見示

活元齋

駕已枉矣晚時來接有欠相敬僕姓玄字陽元

笑因

同右僕姓李弭笑因

精里

白屢傳觀盛藻藏之懷而不忘玄公之書亦嘗一觀

徒酌菴入照否

笑因

精里

然又或人扇面相示

夜來銀竹殘暑小退於披面為亘然還旆期近想益
蝟冗擺撥捉接不無惕息

清山

僕於昨日中暑困頓未及盥梳有失迎迓悚極惡極
日間道味清迤否

精里

諸公多恙蓋大暑中不伏水土局促客館之所致樸
雖牛喘幸得無他太華疾候得霍然否

清山

太華比再昨小減今方盥洗少頃當出來相會耳

精里

大慰下懷

太華

再昨聞屈駕適伏枕滄：未得拜展今何幸更臨也

精里

貴恙速安敬賀敬賀前日煩力疾垂詢見用意之勤

厚時方僕夫整駕不及蒼叙殊為失敬幸恕之

太華

兩位少年高士孰是淄川誰為佩川

指二人示之二人
立揖太華亦立揖

太華

日昨承見與泊翁丈及清山友人筆談數句語乃知
門路主漁洛甚盛甚盛

精里

相逢便別恨不得就正諸丈以求晚暮之寸益

再昨清山筆語及東岡清翁諸人適際晚將歸不敢

謁東岡而去其書法屢見之近學董太史者多失於
纖弱偏仄習氣可厭而東岡勁拔瀟灑實為出類
湖詞翰亦不凡向亦傳看二公不知可得相見否

太華

謹當如示要見而茅煩冗想詭滋當圖之矣

精里

若太剗劇則不敢請也望加斟酌

太華

雖煩劇盛速既如此豈無罔隙之道僕茅當媒邀矣

精里

公疾速痊得償素願何喜如之前日症頗不輕殆有
交一辭而失之：恨即日投雲豁開心目矣

清山

僕等之留此已久聞公來亦已多月意謂即奉聲款
逐日深々歸期在即今始接面真所謂逢遲別速人
生聚散從古如斯如何奈何不覺浩歎

泊翁

暑雨中旅候加護僕以夜來霍氣晚迎高駕慙恨慙
恨

精里

諸公善病水土之宜致之然霍氣尤可畏幸速平善
然理中調護為要不然則或至再動

泊翁

感荷感荷

精里

以書掩公之為人則不可也然向觀妙墨傾倒願見

東岡

近以暑症辛苦即得聞尊公之俯臨今纔獲奉可喜
鄙書拙陋無足挂眼荷此過獎良愧良愧

菊隱

公年高學富有子弟幾人

精里

年則高矣學則猶矣可愧可愧有一弟一妹三男四女十二孫二曾孫

菊隱

率如此奇異兩士有福之中尤有福

精里

雖出於祖先之積善亦僥倖已

菊隱

公賜僕以珍紙二十帖雖慮中心之既還切不安於

心

公之所賜豈敢辭也實感厚誼而無一來一往之禮是所愧

精里

向賜名墨敢不伸謝然匪報也

菊隱

僕之嚴親在堂年今七十有七歲矣歸心如矢已束裝船載故今諸公無一表情之物可恨可恨

精里

公之盛福不可及矣菲物帶來不具式者欲其無回

禮也

貴國亦用湖筆字

菊隱

我國無湖筆之名

余出示湖筆
此乃無心筆多用之

太華

俄者以小幹在它所食時歸館見有濃紙二十貼及
瓷壺三枚皆是先生所送厚既慰感誠極過當却之
不可領受則不安于心

精里

屢蒙款待薄品表忱此存是幸

清山

僕等亦荷珍貺云

對客之意全上

太華

其間有好詩文更者作邪不似僕之紛冗而散朗不得
者邪

精里

好詩文則無之拙惡篇則時復為之相見候別不暇
乞正可憾耳

清山

三朔留滯不得逢精里又不逢其高足今當覆船日
始接清儀可恨誰執其咎

精里

疾未平而賜高和感竦之至

清山

拙詩甚愧大方之眼目病中聊表眷之情耳

精里

來意甚厚且得聆其音響節族益覺其妙

使草場生以唐
音詠之而言

泊翁

貴國筆法舊多褚虞氣味近見有董太史意者頗多
日昨見公筆力適勁恰有文衡山骨力想早得力於
松雪門路耳大抵蘇黃以后便成破體皆欲以腕畧
為意而不知二王法為真正解脫故其胡擊亂刺俱
不出其範圍我東方尚多其法未知貴邦高手亦有
著力於鍾王者乎

精里

鄙書本無師法且學之甚晚如骨董戶不能專守一
家法是柳州之所以取笑於人也我邦善書有賴千
秋為當今第一其他有師法音唐者又有專學鍾王

而不得其門愈古愈拙者朱蘇趙董亦有之千秋書
今不帶來恨不得一呈案下也

泊翁

筆法淳古謹嚴可敬

精里

得盛獎慚汗益甚

泊翁

清之刻書甚多皆精緻如欽定四經三禮義疏皆佳
至佩文韻府之書亦佳至於周易折中尤工然亦安
得無參差不入聖域者耶

精里

折中用本義而其編次則仍程舊是所謂參差者字
可恨

泊翁

果然果然

佩川奇才奇才

精里

之子游長崎畧學唐音亦與東舶西商往還今幸得
伯樂之一顧驟倍其價可謂奇邁

泊翁

過矣過矣

平日以何書為喫緊工夫以何詩可為諷詠資耶

精里

樸水窮鄉晚學其於學猶其於書東撈西摸僅撞着
濂洛正學其學詩亦然宋元明清多方穿穴後來始
知以李杜王孟大家為宗而上溯漢魏騷雅務煩精
亡無復寸進其所讀之書以此見推知可也與言至
此使人愧歎然遭賢者之問不可不盡傾寫其實也

泊翁

為學邇濂洛為詩追王孟人生斯世無餘憾

足下詩精工處精工流麗處流麗未知平日著述幾
許卷耶

精里

過許揚若舊作皆不省錄近歲見曹訪獲編成十二
卷其半則應酬之文也以溢前每定見唐下宋元明
清體皆在如骨董羹如百衲衣者居多唯當以其無
特操為覽者之烟鑑耳

泊翁

無所不讀無所不窮然後雖等閒筆語皆可以解人
頤矣自經歷古人妙處方可如此

珮川名士韻人雖在晉唐之間可占一座今實於精
里老宿

精里

明文降於宋而清文亦降於明要之明文不足學固
也然就其中論優劣則宋方唐王歸之類洎翁以何
人為佳

洎翁

皆是僕曾中語何其道出不但同庚乃同心曾南豐
李泰伯一派為王運巖歸震川文體雅潔追而遜之
皆歐陽公之文脈至於王弼卅李滄溟皆是下風如

明末清初其詩文清媚可喜學識少只可少年初學
易於下手摸倣者耳平生所見如此未知公意如何

洎翁

天下有一人知已是天下人皆知也百世之下有知
已一人是百世人皆知也東海有聖人起與南海聖
人其揆一也讀書之士皆如此想今日之逢是千歲
奇遇安得結隣山居共析奇文同賦韻詩哉不過曇
花乍現彩雲易散皮裡奇癢不可堪矣令人浩歎

精里

同歎同歎結隣則姑置之二十日僅有兩日披對天

何慳我二人之甚

泊翁

今日可當千載以此為心更快活

東岡

穎拜之餘獲奉芝宇慰喜沒量切欲久坐穩對而後
行只隔一日公幹稠疊不得已先為入去休咎為望

精里

貴國有五寸叔六寸姪等之稱寸字義如何

太華

寸字即間隔之意使同自一節至一節

精里

豈似溢字之義五寸猶五溢乎

太華

四寸曰溢祖從兄弟五寸曰溢叔從侄六寸曰再從
兄弟七寸曰三從以此推往不難知矣

公寺何不吃飯、已來則吃之而竟夕溢容甚企

精里

卜手而未卜晚亭手將辭歸矣猶陳完之意

泊翁

公老矣忠倦乎僕方樂莫樂幸賜終日也

精里

雖老矣宜有厭倦乎再昨與對吏相約如此不可參
差且午猶未矣未遽歸也

太華持詩一卷贈余
賜示詩卷欣荷欣荷皆名位顯赫者益見貴國文運
之隆持歸之諭出於望外當拜賜還江戶誇示諸人
也敬謝

太華

僕病尚不瘳今纔出接悚々

精里

貴疾向安為喜更望堪養

太華

筆談無已時相對呼韻作一篇近體如何

精里

甚妙

泊翁

公之初度何月僕十二月矣次第呼一韻如何

精里

十月

泊翁

先呼韻一字書此紙

次第呼之法未解公先呼一韻

精里

泊翁

詩令既定不可改先呼之

於是呼深一字次泊翁呼林清山呼心菊隱呼音韻

川呼襟五韻已具以為押

俄出外軒則有人傳厚貺乃公之所賜也何其過也
眷念所不勝感戴雖欲還呈有不恭之嫌故留頌而
僕尋之心甚不安矣

精里

累日款待聊伸寸悃莞納為感

高和之意深荷留念弟千金之軀自愛為先不必強
之也

太華

拙手難於行棘至今誓和方以悚惕今日則病情差
勝昨日不必勞俯念也

精里

問責國試士之法

太華

我國科文有策文表詩行詩二賦義疑心寺體格若
自朝家庭試文官及多士句論古詩排律箴銘贊每

所不用

精里

疑心之義如何

太華

疑心云者指出口書中句語可疑於心者論難問之

精里

有鄉試省試殿試之法乎

太華

漢城試曰京試八道試取曰鄉試自上臨策曰殿試

精里

殿試止於御前試乎亦有南宮試否

太華

已登及第者合聚殿庭更試親臨故曰殿試殿試則以相國中一人為命官耳

精里

貴體始平又當冒萬里波濤今日一謁雖所欲請頗多恐過勞再感未之敢發若小覺未佳歸房舍將養可也其消息非外見所能量測唯願勿勉強應副

太華

一得後頌乃是至願况病既少可豈敢告退勿為過

慮也

精里

小字猶可慮

太華

小可泚快美之謂也豈可曰不能酬酢不能久座之
謂乎申望勿岳念也

精里

我心則降

長白山間在咸鏡道觀王院亭奉使訖則知清祖所
出奉使行不得其落在去處望拜而去其山似無人

跡冰寒不可入不知貴國人有能至者否

太華

僕性喜山水然未嘗見遠外山川但聞長白乃在白
頭山之前三水甲山兩府之後山甚高峻世無至者
而清祖所出乃在白頭之後云耳

精里

再昨聞泊翁先府曾奉使於此而不知其濟菴令閱
此卷初審之矣當時同來有東郭李子國人到今稱
之其後名位所至如何壽幾何有子孫聞於世否
○白叩李東郭事如何

今世其子孫無聞耳

太華

精里

明清刻五經大全及監本五經莫不善於易傳義程
朱易解不同而強合之又割裂本義以泛程傳大戾
於朱夫子復古易之義而明清遵用殊不可曉貴國
試士豈專用本義邪其或有不能盡然乎無對宣用
傳義乎

笑因

見方公務多端不得已此先罷去不遑當更來休咎焉

精里

謹領來肯今已臨蒞事務必叢安雖罷出三五次
亦不妨也

精里示或人所囑顯顯題證

精里又出畫軸示治翁泉本則豐洲之親戚也豐洲不得諸公接見故轉托
於樅軸有泉本
字故及之

菊隱

向見豐洲詩有四千里外窮荒地惟有桃花似武城
之句僕至今誦之恨不得見其人也

精里

豐洲音莫逆也向蒙賣音樅與有榮耀焉

精里序讀前首成書其紙曰
果高矣

清山

菊隱

又後首成
逾出逾佳可知與豐洲善

泊翁

豐洲之詩絕勝與僕唱和四篇不得相見而先歸至
今此間字不可談恨今見豐洲二字令人眼明豐洲之詩可
與古人爭抗不可以今世章句小儒比公亦知音與
僕將無同邪向問懽堂但以豐洲善措藏之令人索
莫耳

精里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况知豐洲者有高明及樸不可
謂寡餐

泊翁

泊翁有慷慨之色故以此告之泊翁即報筆加圈点於以上亦三字

果然果然高語直令千古不遇知音之士一齊下淚

精里

雖然豐洲以材幹擢用為討夷前途未可量泊翁不
之委以為坎壈之士則誤矣

泊翁

名位則一時薰灼文章千古不朽者不必論其窮達

幸以伯翁之言傳之如何

大學纂釋序

余使日本日本之儒精里古賀樸以大學章句纂輯示余請一言于時王事已訖治任將歸披閱無暇雖未能卒業然竊觀其所為序文其於朱子之書可謂信如神明衛如父兄矣嗚呼可敬也已我國之學尚朱子舊矣雖余羨學猶可以言之而言朱子之書者文集則以為或有初晚之異語類則以為或有記錄之異於是乎紛然異同之攷作而其異其差固不害於為朱子也其或不失於記錄而謂之誤錄已定於晚年之論謂之未定猶擬強辨以就己說則其為害朱子之道及有甚於公肆譏議者之為易辨而無惑也今精里於朱子之書既能信得及矣惟願專治而益精之察門人之造詣而知記錄之各自有淺深攷問答之有兩為默識其語殊而旨同則其於異同之辨豈不昭晰而淹貫矣乎是余所願而未能者用以奉告未必無助於纂輯諸說之折衷云

歲辛未季夏朝鮮正使竹里君士安東金履喬識

同跋

昔朱夫子從禮記中拈出大學一書倡明道學之者
尊崇之如日中天至於皇明王陽明以良知良能四
箇字掀翻滾倒從上聖賢真知力踐茶飯日用學術
變為躡尋駸進為學所壞了學問至今為恨今見古
賀精里大學纂輯之書朱夫子精微處發揮之無復
餘蘊是扶正氣也植聖學也從此陽明之學如陰雲
毒霧掃蕩廓清不但為古賀之也為貴邦學者賀也
辛未六月副使書記李明立士緯泊翁謹題如是為
跋一笑擲之如何

書古賀氏大學纂輯後

余蚤歲受大學章句耳濡目染日講月劄時尚頽蒙
雖有得焉者寘矣年三十復取舊學而溫習欽奉朱
註自覺胸中無滯礙雖有失焉者寘矣及其出而
語人之疑其奧雖有同焉者亦寘矣於乎以余之擣
昧茂學擬指於訛誦詞章之餘者猶有以自明已業
則其所造之淺深非余言辭之所能盡要之非聖賢
格言吾不得以正宗信表章以犯古人難施不遜之議
耳夫紫陽之學有三不妄自期不妄為人不妄其聖
人也亦不妄如有毫釐之妄必有千里之謬而噉
之譁至今為梗則唯大學章句為陽明輩所訛愛

窮格而為至削補亡而不錄猶不忍公肆譏毀則及
復曲為之說曰道固如是不直則不見嗚呼其亦有
似是而難明者乎是其所以榛塞聖路蔽痼學源
吾未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昔我東儒賢自圃牧
以來墜退陶尤齊諸先生莫不尊信紫陽辨復數千
至如或問語類之異同俱字比句櫛殆無遺憾余嘗
閱見一二汪君河漢內以為顯微闡幽之肯外而為
嚴師畏之友益者亦且有年於茲矣留和陽之數月
落之無與偶及其整舟而將旋也始得嘉佑古賀氏
與語古賀氏出纂輯一書以自序并首析衷諸家

羽翼聖經余既急於行復未及緒閱而古賀氏忠信
博雅君子也嘗用力於格致粹然見乎其面余既一
見起敬其成書又若此誠不覺其歛衽讀嘆而抑以
見日東文教之興間不容邪經傳昭々炳若日星僕
將歸佈此言以為同文之幸古賀氏其亦有榮焉耳
矣茲又樂為之書辛未榴夏二十有五日朝鮮通申
書託嵩陽金善臣書于和陽館中

僕行將發矣再晤無緣一別如兩抱此恨之將何
以握遣惟願道德日就副此渴仰區々別離之感
不復措諸詞翰矣纂集後小跋一通信手寫呈誌

極身拙然重達勤放撥冗愆命草之不備
十筆五墨三束紙使相命僕傳致并以付上耳

對禮餘藻

中

對禮餘藻卷之中

六月念一烏客館筆語

草場鞞字棟芳號珮川川在肥前國多久邑鞞所居

淄川

僕姓樋口名太字子弘與州會津人以前所居近淄水
號曰淄川

清山

俄從樵堂所已聞貴號今兼貴緘之委示良慰鄙悰

珮川

對禮餘藻

珮川



僕聞大名渴望日久今也公事既竣始得接清範欣
應如何有拙文及詩畫以代進謁之雉驚幸且函青
并賜瓊和

泊翁

纔接清儀可知其奇士韻人欣喜欣喜二君同照僕
姓李名明五字士緯旆泊翁以副使書記來此

珮川

僕操觚遲鈍未陳區區却蒙盛示荷荷今是良覲實
屬天緣音吐雖異毫楮有媒承歡之間使人不知手
舞足蹈

北菊隱

二公清儀今幸得接欣慰曷已僕姓李名文哲旆菊
隱

珮川

仰接芝宇始慰慕蘭之私得受清誨千喜萬幸

淄川

諸公盛名藉甚渴望日久矣今幸得親接芝翁何等
驚喜所呈野詩賜高和

北菊隱

拙詩無足挂眼既承瓊投豈無山藪當於明日奉覽

耳

珮川

見約瓊酬是幸是荷

清山

淄川珮川二名士文雅端悃令人心醉與古賀先生
談屑娓娓未敢傍贅而貴作俱甚通古當乘閒瓜報
之遠別在前再會無期真令人惆悵不已

珮川

伏領厚意感愧并至今日之會實希適之樂事但憾
已逼促裝之期不得漁漁未見再暑威方酷視晷既

傾君子豈不欠伸皎皎白駒庶以永今夕

清山

良感盛意

泊翁

珮川之詩絕佳使人不可攀和淄川之篇勝絕今此
漢汗出

珮川

漫以薄技唐突大方之前真雷門之布鼓耳詎蒙適
獎流汗不為暑熱清閒之餘如既瑤報幸甚

淄川

甕醪水不足供大方之覽而今驟辱袞襜使人惕若
踞爐炭上

泊翁

所示十餘字簡而入理文法多得古人精采何喜如
之二君年紀幾何泊翁六十二歲耳

淄川

兼責庚踰身順偶與敵師同庚則余視猶父欽敬欽
敬僕生於天明乙巳馬齡二十七

珮川

賤庚二十五徒過春秋曾犬馬之不如可愧

泊翁

苦熱成文會芳鄰交誼敦諸君且飲酒詩意在忘言

珮川

逢迎千里外詩酒一室同暑雖則如燬贏得挹清風

淄川

絕域一簪華詩書宿好敦高堂文字飲不妨異方言

泊翁

俄為精里公作跋每草木幸忘勞騰送也將納於使
相公耳

珮川

貴跋當待明日寫呈

泊翁

老來詩情頓減可謂江郎晚年才盡而然雖少壯之時總不及珮川英氣三鼓勿竭實百人餘勇者乎

珮川

褒言過甚韙不敏何敢當唯幸賜齒牙之餘論駕馬長鳴於一顧耳

時有酒菓之供

既醉以德又有斯冰漿可以消暑使人陶然入興洵斯咏敢請歌一曲僕亦將相和如何

清山

公先歌 此使舌人傳

珮川

請為寫似貴付一二乃當如命

清山

吾友犀園金鑿者喜作古樂府及雜曲歌詞書呈其一二可乎 韙領之

別館含桃媚名烟青眉朱面私自憐離情離恨寄千里明月清風共兩邊 犀園

右憂息曲我東樂府有憂息者即兄弟相思之

語始於新羅王子此公曾讀居此開二之想故
作此語耳

高山魏哉茂林爾爭強慕味湧魚腹青驪赤龍齊
天育飛韉走騎效平陸左射蒼狼右珥伏凌齧輜
兔藉糜鹿自持雄劍聶生肉

右僕所著左西樂府共二十一首僕未之訖以
首作頌記之而為獵作若詩之還虛耳中若頌
困不能他及幸諒之

那川以唐音咏一過

清山

它吟彼詩可聽令僕讀誦乎

清山自詠詩曰

歌則歌之詩則我國不歌高咏之已但僕不善咏可
歎

珮川

聲調瀏亮宛是過雲之響歎伏歎伏

清山自揮寫以贈先生及余輩

墨妙淋漓可以光耀蓬萊但無鵝群以充謝感愧交

至

菊隱

二公以青春文華之氣著於眉宇令人可欽可愛但

恨相逢之勉

珮川

明珠瑩映羅利愧形穢耳

菊隱

僕非製述也亦書託也為逢貴國文士而來束裝之際今始奉袂唐人詩云寸心言未盡前路日將斜正指吾輩而言也

淄川

僕亦一介書生其無官守亦同公欲逢文士而逢僕輩所謂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者邪乍會乍別彼此同

憾

菊隱

二公歸期的在何時邪僕等以今二十五日乘船待風而發可以復得見乎

珮川

只須樂新知樂總談離別則雖白日黯然銷魂

淄川

僕等亦歸期已在近唯為今日來見諸公少緩期耳云公等以念五乘船奉誨無幾悵恨實深若不見拒則明日亦當從敝師來見

菊隱

相看兩不厭雖一日十來猶患其不足放心况一東
一西之後難卜此生之再會乎

僕少有志山水之間踏遍國內八域北至于中州此
不遺放浪迂儒之事也何足數哉今見諸公之手儀
有雍容君子虛氣象乃知天之降才不限於海之內
外第恨路隔重溟不得源之相從

珮川

聞公遠游遍四方壯矣蓬萊之志使人歎羨不已文
藻之富想溢裝囊伏乞展示之井蛙之陋足以充羽

化仙飛

淄川

知公前年西游唐土而今又至此從古壯游如馬太
史張博望輩比公之舉則何啻避三舍想所經名山
大澤之氣以發文思者不尠幸見岳示至祝至祝

北菊隱

僕近得脚病又添暑泄今方告退願二公未發之前
更賜一枉切仰切仰

淄川

貴恙不服水土之所致脚氣尤可畏客中以身為本

望能加調理無拘區々之禮

欲得名蹟以充他日之顏面幸不惜揮掾明日當來
接泊翁清山二公同照

清山

泊翁先生老廢揮凍兼以暑暍不能副教耳

清山拔筆寫五六幅每幅二字大大餘珮川自
傍書紙曰乞書細字時清山被酒頗有厭倦之色
太因書曰明日揮
凍而可於是拋筆

二十三日容館筆語

笑回

既仰手儀未知尊姓名伏請委示僕姓李號笑回再
昨公送詩亦僕未詳詳眎之如何

珮川

自擊之際既欽英風得聞鴻辨鄙鑿不謬拙構昨已
呈豈未徹左右邪

飲齋

既聞才名始得披對萬幸僕姓李名一愚字千慮好
飲酒故號飲齋

高風磊落可欽試求諸古則青蓮其人也一斗百篇
韓雖不才敢不奉和

珮川

飲齋

僕武人也文華之事未之學焉風詠文雅之教誠不
著題還切愧悚

珮川

李廣之為將敦不知之乃武乃文兩全之英今於公
與見之

飲齋

卻穀善詩閔公工春秋其外奇傑之士世不乏人而
亦不可多得乃武乃文其可易言聲聞過情君子恥
之僕雖柔武然亦粗通孝經君子之所恥僕亦恥之
耳若以瓊什惠貺則唱酬之禮亦不敢闕然謹當以
俚語和呈

珮川

名是實實公之謙虛不亦甚乎

笑罔

僕有所幹事不容久陪清範即此告別悵甚悵甚

珮川

得辱青顧未遑啓鄙歎之今日陰雨較除煩熯如
有清閒幸緩坐賜霽教

一遲

只挹清塵未接一語為恨今承數字感之如僕者公
務急卒未暇穩對尤悵尤悵

東崗

南北千里容咫尺相會今始合席實有勉知之歎也

珮川

筆鈍未啓萬福却承貴示荷之今早涼雨可人幸使
僕飽聞清論

太華

屢貺盛什雖病深中間之諷詠尚不勝欣辱今承顏
範尤用欽歎不已

珮川

始仰光儀慰斯心渴貴恙頓愈恭喜恭喜昨與諸公
晤獨不翹切於懿範乎今幸惠然使僕無瞠若之歎
竹愉如何

太華

籍宇爽朗有江海氣真知名下無虛箇而相逢但悵
其勉

盛作冗未及和今日內當忘拙構呈疾步豈有善迹
邪

珮川

鄙作豈足辱和君子厚德之至管蒯不棄冗劇中垂
念及之曷勝感喜

贈韓病
子曰

太華

此乃我國即今西館大提學永安府院君金公名祖
淳字士原號楓泉之詩與筆也僕嘗從遊於其布衣
時而見令金公之德業文章炫耀一世街童與君實
並稱僕之來時船頭書此贈之故藏在中街無人可

贈今見珮川足下乃海上高人以此奉呈幸領情勿
忘也

珮川

物其美矣矧堂名公之詞筆予君子之德風也使
草生奉之拜舞不已

指庭前
巖壁曰

太華

此巖甚奇狀似我國金冠製樣故僕名之曰金冠壁
清山所住軒檻前有懸泉遇雨則轟聒可聽清山號
曰玉柱泉雖近於好事者之事然泉石膏肓僕輩果
不免矣未知淄珮兩高人以為如何

珮川

身在簪纓心寄邱壑是豈汲之於勢利者之所為哉
仁者於山知者於水各有所以樂之二公之意
蓋亦在此僕向竊瞻望二公儼然威容恰如冠叢之
不可攀而今叨款接以洗渴塵非浴玉桂泉而何君
子無我之至忘軒裳之貴以包容韜韞草莽亦何事
博愛

精里之寓名燾字溥卿留仕肥前佐嘉藩箕裘相承
世為教授今提某劇局而其儒雅風流自若也堂曰
清風乃為敬師之齋居伏希諸公為寄題穆如一篇

僕齋婦以為贈則其喜如何僕於溥卿師資之誼特
異尋常故敢陳區之見領萬幸

太華

僕尋同當作文如命

清山

僕之白眉號清風甲子入燕與曹玉水字江名為矜
契玉水曰詩云穆如清風雷更號穆如故今以穆如
行今聞尊師盛號亦曰清風僕實不禁陟園樹禽之
思耳偶然思到聊布私懷攬及休咎

珮川

辱蒙尊詔幸甚已甚公隸粵之美使韓慕其清芳溥
卿嘗字韓曰隸芳而久有秋獨亡之歎不圖公隸筆之
餘好以見推及吁四海皆兄弟也殊域豈不有同胞
邪

泊翁

暑中客履珍清俱是旅泊不能無悶動靜

佩川

起居未奉却接牙餘譏之西竹訣曰筆未下處意在

先請恕此意

時余所呈清山
畫竹在側

菊隱以兩使相和製傳
先生先生余韓咏之

泊翁

華古玲瓏心花照耀如君之奇士何處得來僕歸後
到處說項矣兩窗賦新詩正得詩中佳趣可喜可喜
各呼一韻甚好甚好

佩川

有醜面目戲技弄拙過獎不敢當兩催詩是少陵之
興致所為奇

泊翁

雨中清閒可以作詩可以筆談如尊之奇才直欲厭
倒詩壘可畏可畏

冠巖之下又逢佩川可謂我之其冠鏘之其佩今日

之會亦豈偶然僕當以此言歸說同社俾為一奇事

佩川

我之錯之夫子之請也

再此陪謁審得德履多勝恭喜恭喜古詩云與君一

宵話勝讀十年書相遇之益矣當

清山

昨日病中與惺堂終日極話夕歸困甚日高始起來
略構和章未遑騰寫幸恕

佩川

公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晤言

菊隱

尚未快甚為奉諸公強作而出復親手儀覽鄙吝之
皆消

佩川

宜以珍攝震隨意

菊隱

同是東西南北之人而一日穩對是今行第一之樂
事也

泊翁

此地有鵲乎僕所未見可恠
韓詩中用喜鵲
字故有是問

寫喜鵲
圖曰

珮川

槩如此圖在是島則僕亦未之見我肥國往々有之
佻呼曰高麗鷗未審與貴域所產一般珮翁之

太華

鵲画上以寫贈太華為言如何僕羨足下才故也

泊翁

為泊翁作三四幅歸示畫師矣花卉翎毛尤佳

珮川

僕冰盤礪者好事之餘戲陋拙可惡幸勿使剡藤疥
且寬也

且寬也

泊翁

為泊翁忘勞揮寫切念

韓為寫蘭
竹數幀

太華

珮川何薄於僕哉如得數丈詩畫可以歸說鄉里何
至今不可筆邪僕當以拙筆數丈即地書呈足下以
畫鼎僕也奉呵之韓因又
寫贈

清山有
和贈

珮川

辱既高和辭美情厚何幸如之一朝蘭誼千秋猶不
忘耳

太華贈韓以五言
古詩隨即次韻

太華

南來以後初見西君之惠高和歸索動色但所可恨者逢遲別速耳奈何奈何

清山

吾兄穆如先生嘗作燕臺之遊與大理評事曹江為金石契以文雅相往來甚可觀也吾兄嘗以清風自號曹評事請改以穆如改之今珮川草君仰古賀氏有號曰清風堂嘻跨溟涉險越在千里常隸之戀寔鍾于厥心今聞清風之號彷彿吾兄安得不凜然而喜油之然有感乎吾將此語歸告

吾穆如先生先生亦必嘖然而叫奇也夫

芒之巨渤 域攸葦豐 搖之鶴鷁 載西載東
高文輝炳 孰辨孰同 我聞而誦 穆之清風

珮川

古稱下筆忽成文不加點今觀公敏捷始以信然所既盛藻齋還以贈敝師敝師堂宇之光輝豈翅照夜連城邪多謝多謝

韓應平賦
五言長篇

菊隱

今見貴什清健富瞻深得晉唐之風不勝欽幸當益之歸素以誇於同社之人耳

草冗之作忘拙表情耳愧之

珮川

韓又以登
韻二首呈

清山

詩腔絕勝可以厭軸

亦三日客館筆語

淄川

雖見名蹟未奉清誨今日幸披雲乞以筆為舌相共
談風月如何

笑回

雖隔平生得詩以來可謂朝會遇之然僕武人也未
昂報瓜實多恨歎且汨公務莫得遂意可能曲恕否

飲齋

日前奉見瓊作及筆談欵仰之極無異山斗恨未得
一拜手彩今承光臨獲接問訊足慰渴望之懷何幸

如之僕之姓名已具於俄者所呈帖中矣

淄川

云燕言已污電覽推獎過實慚愧慚愧聞公以雄武之姿兼擅翰墨之美幸辱瓊投則豈不敢瓜報又來恩公今日適涼雨若免熱客之嘲則幸甚

清山

恰好慰滿程曉熟客之嘲自是薄德雖假借玩世之談而僕嘗惡其訐以為直者

泊翁

近日容味如何信宿不能忘矣

淄川

再昨御李鄙吝頓消日昨欲來謙聞客館有公事而止不圖今日再晤辱蒙垂問感荷感荷

見公之詩未見公之面葵傾日切矣今日何夕遂此良覲慰喜何極聞日前病暍不知今已霍然否向所呈鄙文拙詩能賜觀覽否清暇賜和章

太華

見詩未見面彼此均然高作果已感頌歎仰病泊未即謝方以為恨今則少可葭前當和呈

文晁乃其麓谷之子耶

時先生出文晁画山水乞畫於太華故及之

然公何以能知文晁始末

淄川

太華

麓谷小藁日前暫得見之耳

既以楓臯華贈珮川不可無奉呈於淄川此扇乃我
國太宗伯即今廣列府留守金公名義溥字太初號
山水軒深明經學文章亦高僕之來時書此贖之者
以奉淄川萬里滄溟時發清風想僕之情贈不亦感
乎

淄川

割愛辱佳扇之貺席上無一物可以酬厚意感愧交
至加之扇面漆貴國太宗伯金公之名蹟則要是貴
橐中第一珍物而今驟拜賜而持歸則中路遇江神
嫉是懼然君子之賜却之為不恭唯當長奉揚仁風
○辱賜高和金玉鏘鏗但憶賜僕者用珮川韻而贈珮
川者則却用僕韻題是而韻亦想似彼此易韻者改
寫而見惠則各得其所

菊隱

疾中神忠恍惚有此易韻之舉然何妨邪如有餘力
當搆他作以呈

淄川

唯以贈彼者換賜僕者而改寫則可耳然是非急事

全

此是啟藩預宮之圖距今十餘年前真君恭定公所
親也自藩祖土津公盛德遠學以宗室之選內居間
平之任外統藩屏之職以降瓜瓞綿之及至恭定公
亦好學崇儒大起學宮令藩中子弟十歲以上咸就
學歲時亦考試而拔其雋秀升諸大學其於武技亦
各有獎薦簡拔之法於是國政一新翕然稱治矣伏
乞諸公覽此圖而想像其髣髴若文君詩各賜以行
言則不唯不佞之幸實啟藩之榮耀也哉

菊隱

學宮在何地

淄川

在與列會津府城之內名曰日新館會津南距江戶
七百里而近

菊隱

今則恣撓僕輩當於未獲前搆得什舌官以呈矣

淄川

所請登即蒙允命一諾千金古人當為公云耳

清山

槩可見貴邦宗文之館猶有尚武之所知澤宮習射

之遺意也耳

時清山指圖上所題目錄某劍術察某

即辰開一〇指示則
清山書紙曰如前

淄川

我邦本以武建國則雖為昇平之日諸武技亦不可
廢尤是係祖宗之遺訓

清山

余嘗題燕都壁雍圖曰天子不考文君羣儒不講禮
俎豆遠而豨澤竭鐘鼓微而玉甃昏雖復觚稜有

儼棟宇尚新假其名而遺其實有其具而無其用
顧唐今日夫何足以嘆嘻乃唯扶植綱常敦尚學
校唯我東最盛與虞半廩殷瞽宗並耀齊光今見
日東學圖其規模制作煥然可述而學士大夫彬
々成誦余雖未之目已見其影况挈圖而示余者
俱精里翁之高第若淄川珮川皆藏靜儒雅親師
博習之流者又見其實矣當以皇華音侑鹿鳴聲
與日東諸儒作左海同文夢於乎哉學也朝鮮通
信書託金善臣書于館中

右學圖題辭時辛未榴月二十三日午刻

日新館圖

菊隱

三代之世文物盛庠序學校隨其名考以六藝登
俊髦民彝物則于時明歸來漢唐吾道微揚墨先
佛頗縱橫有宋之時奎運昌不墜斯文賴朱程環
海以東扶桑國橐弓戢戈時昇平千里桑麻連對
陽四時絃歌起武城閔東學教於斯盛指紳子弟
凡民英莫不濟，登是堂，號日新課工程我徒
淄川觀是圖三復興歎難為情

辛未榴夏朝鮮大學生菊隱李文哲

菊隱

僕以病故精神迷亂草，構呈而泊翁太華清山皆
高我十層之才也必有佳作矣

淄川

大篇雄作咄嗟而辨其於體格亦森嚴流麗可見武
庫之富固無所不有隨其用而時取亦不費工夫公
病猶然不病則恐驚殺人矣僕將捧歸以為敝邑學
宮生許多輝耀耳感荷感荷清山亦作圖託見惠泊
翁與敝師文戰方耐未賜一字

太華

南來以後初見西君重惠高和歸橐動色但所可恨

者逢遲別速耳奈何奈何

淄川

呼韻之法僕未解願詳示

太華

五人呼一字乃成七律韻

淄川

因高誨而始得悟感之荷

萍水相逢傾蓋如故天寶惠之矣向日已屢奉覽名

東岡

蹟及盛作則不為生面奈何奈何

日前奉見盛作珍玩不已益切識荆之願而今始相

逢慰喜曷比

太贈清山詩有橫空硬語
萬人驚之句

泊翁

硬語橫空是奇想

淄川

窺陳編以盜竊聖主不得而辜是僕所幸豈意却重
荷獎諭不覺汗背

再昨所呈拙詩泊翁東岡清翁諸賢未賜高和解纜
以前瓊報是祈煩公致此意

菊隱

謹當如示矣

淄川

僕之桑梓僻在東海之濱而今極此西陲則大東之
名山勝區十得其八九矣雖稱觀於海者難為水然
於此中好游者亦未數之然也今欲與公細誌其奇
如何白駒不待僕夫整駕不堪恨歎

菊隱有對失之

淄川

啟師已去僕亦從此辭矣鯨海萬里風濤可虞但願
歸颿無恙以副眷之之意

太華章衣書掌示

太華

請少坐少坐

太華師書細雨微濛高館外夕陽多夕短亭遠之一聯以贈

清山

薄紙十幅以供淄川舟中詩草

六月廿四日附珮川以贈

淄川

夜來一雨鬱蒸頭除未知尊候起居如何聞以王事
已竣日昨乘船將待順風而獲仰賀仰賀曩者屢叨
賁寓辱奉警款方音之異行言隻辭盡湏文字則奉
話一刻可傳諸千載矣固與鄉黨間談轉躬為宜者
不同咄之可不叫大奇矣哉葵珍之既亦辱托珮川
見寄岳意之厚慰感罔極今日欲赴西菴中謝兼握別

奈何敵師亦將急以今晚乘船也治裝息撓不能復
踐約失敬幸鯨茲有所欲奉質數條併錄紙尾入照
雖非緊用之支良會難再冀不惜齒牙餘論俟珮川
之行而書以見附則幸甚感甚適因西菴山僧之至
草布字以附呈泊翁太華菊隱清翁東岡諸公以
冗迫不及另啓乞代致聲一別秦吳再會無期伏祈
學履清勝為國保瘼不絮六月二十六日槌口太頓首

時韓容息撓欠荅唯寄詩數
篇身故問條亦畧而不載

清山

昨日珮川之顧何以借枉而遂成千古別和患之點

點不如言論惟願歸旆平隱學履清和多少豈此

右書寄
詩之後

菊隱

日前再接珮川移時談笑而淄川獨不在座此心悵
缺倘復如何得奉清儀此不幸也何其勉也何其忽
也令人恨歎奈何惟冀歸帆利涉以副區々之望不宣

全上

清翁

向接雅儀今承惠問又奉瓊什感荷每量復以蓋詩
和呈從此長作夢中之人異域交契固如是亦復如
何全上

東岡
曩日客館雲面如饜芝蘭通以公幹未能穩對留期
更奉面扁志未成遽戒歸帆只切如悵而次寄韻長
第奉覽矣翅百朋臨葭意促僅以一扁和呈此曰以
文表我不忘之悃

二十四日客館筆語

珮川

諸公萬安欽賀欽賀僕今日以敝師使來所啓者嚮
呈遐溪集抄刻卷首一冊以乞序跋而諸公不以為
不可昂為之序跋以見惠感荷寔深故今以此書全
部貢文案幸見筦納則纂刻之者亦當欣抃不已僕
代敝師敬稟

泊翁

當稟于竹里使相矣

清山

昨日不意其遽起歸為悵惘之情若有失今兼再顧
喜若溢天菊隱太華亦當撥冗來踴躍之至耳敢問
老先生夜來冲和尊起居平順

珮川

乍逢乍別悵恨無已今得再謁實是天緣聞以明日
乘船治裝紛擾可知矣僕將速拜辭獨奈斯春戀敵
師無恙幸向為念岳間多譏當以歸報
敵師白公昨所托摺帖及唐箋杜紙若干慎撥冗塗
鴉進呈技本陋拙不足以副盛望幸恕且所惠華箋
二十面仰領伏謝使僕并致斯意

清山

名蹟速見寫惠即與同好分之感實有餘歸素之榮
莫以過焉千萬敬謝幸為僕傳之

太華

僕以足下之遽歸經宿深恨何幸今日更枉乎足下
乃有心人耳
昨已忽之今又欲歸實非知僕專眷之之心者竊為
慨然

珮川

岳款之厚一何至此前言則問之而已裝載之劇諸

公如不妨追陪竟日固所願也

太華

足下間語字有益排悶之一端有何小妨也申望久
坐劇談耳

泊翁

僕已以退溪集事告正使相則初難之而後諾故更
所貺書敬此奉謝幸致斯意韓起再拜
揖別後連宵思想清儀奇才今見惠訪天下只有感
應二字

珮川

情之所摯雖木石豈不為之感動哉

太華

僕略搆和章及別語之皆在辭草冗聒不得書置擬
於酌菴席上握呈足下若不來實為狼狽須使從者
寫珮川二字邀路示之僕當出給袖中詩筒以此為
約而終不如面對相別明日必暫面於酌菴如何

珮川

貴論敬悉只以一朝之誼眷愛不已造次之際下豈
懇切至如此僕未知所以謝也酌菴一期當不寐而
寐之僕拙筆札心下纏繞不能陳十之一二高明亮

之

珮川江戶人否

泊翁

珮川

公未委前所啓邪僕肥前丹邱人丹邱讀為二年前始到江戶未脩古賀氏之門踰歲西還到冬再束以陪此行也門下多先輩僕實為晚進但以濤卿為之先容故叨得附驥尾而辱諸公一顧僕之榮幸寔出望外嗚呼世事偶然感喜有餘

菊隱

今又竟然賢公有心人也

珮川

荷誼之深使僕益切傾慕

菊隱

乞蘭竹數本韓因寫

見韓寫菊曰此花亦大恐見奪於太華韓前日為泊翁太華等試水墨太華分取太幅菊圖

菊隱傍戲曰此画宜贈我何贈太華邪韓云寫得花輪這樣大看來宜屬此公去故今有此語

珮川

此是霜下傑自有不可奪之操以贈隱君子菊隱笑

泊翁

珮川畫法令人叫奇不已叫欲死矣

珮川

於心有忸怩

僕蚤歲失怙長崎有江越繡浦者嘗與僕父為匪佗之契至今遺愛及鞞居趾雖遠音好不絕相視猶父子繡浦善画僕之紙墨亦有由焉伏希諸公為之惠贈一行數句則僕之感至而彼之喜可知草冗之際斯私曲諸公幸垂恕

太華

足下之言僕豈契然邪當都具詩筒中僕之才格謏

劣不得即書呈可歎

清山

繡浦及女錦賀画嘗得觀焉未知其忠厚如此可羨可歎僕當為足下賀斯人

珮川

諸公江海之會容易勝感浴

鞞呈疊
和作

菊隱

瓊章感荷當作歸橐之珍藏矣拙筆雖無足觀以呈之聊表區區之心

珮川

惡詩何足讀清覽貴示增報芳蹟數愷無量珍惠受
言十襲以換別後之清揚多荷

菊隱

此是僕聯句

鴨瀨東頭送舸艦
急巖西畔起人烟
泉聲不雨常疑雨
海氣無雲若有雲

珮川

此地勝槩都盡於四七字中妙

泊翁

十丈紙呈之

珮川

豈敢

二字做長詩譯
常語以唐音口陳

卻之為不恭更揮寫以呈奉

復寫數幅

太華

清山頗善畫何不請畫一紙

珮川

不敢請耳

清山

鄙画膽耳了無法度不足塵覽

珮川

敢乞

清山為画
山水一幅

寫惠此圖豈為知音歟我山洋水何唯在渠中邪珍

感萬之

太華

煩冗中書數片紙奉呈筆水鈍闌尤不成樣良愧良愧然亦表情須領之也

珮川

惠既稠疊曷勝恩荷

貧生無一物以表誠忱唯袖中菘品肩摺聊以獻華泊清菊四公統篋麾

太華

所既實出望外感謝之外僕用不安于心

清山

中心既之豈敢辭也

珮川

匪報也永以為好

敢問豆滿江果貴域東北之界限距京城道程幾許

清山

豆滿之北即女直距漢京二千餘里

珮川

渾同江大孰與江河船艦通之于鴨綠江中洲與清人互市果同明代邪聞長白山有白衣觀音鳥獸皆

白可怪

清山

白頭山上有澤周四十里西流為鴨綠東流為豆滿
北流為黑龍鴨綠即渾同之一名凡有三江三江合
勢則與江河無異若水落潮退則分為三流僕嘗以
七月渡此值亢旱然三江水勢皆峻書集傳所謂渾
同非鴨綠乃黑龍云者亦未可據大抵水源過千里
且能獨達于海為大水江淮河濟是也但濟水今入
于河淮與河併唯江河混同不易古人之稱為三大
水必有由也

長白山當界北極寒之地四時有雪故稱長白白衣
觀音之說未有所攷

珮川

說見遼志又嘗讀山海經云韓山多鳴蛇當時意謂
東華草昧之氣溢而生羣異類足以觀其地之靈淑
矣今謁諸公親欽英風然後始知地靈人傑古人之
不誣也鳴蛇之說近世未概聞抑精秀之氣鍾在於
人則異物無資生亦不足怪耳僕按地圖以東北而
達海者為渾同渾同黑龍以唐音守之字音相近渾
同豈非黑龍邪

渾同雖曰黑龍黑龍之於鴨綠相距千有餘里未必指此為混同耳

清山

珮川

亦異於韓所嘗聞孰是孰非果是混同江也哉

余嘗讀某書引金史帝紀曰混同江一名黑龍江又遠要分界等語地圖載混同里龍二名以為其上流下流所呼谷異耳故有前條之問後更考清一統志及龍沙紀畧曰黑龍江出自外藩喀爾喀而南風混同江發源千長白山北流二千五百里而多黑龍會東北入海據之則二水而會流者也當時余未詳之故不能與論定唯恐有是戲清山亦笑而止

山丹人與貴域相通邪

清山

山丹之號未聞指何方為問乎

清山

珮川

兀良哈東北濱海地呼曰山丹耳

清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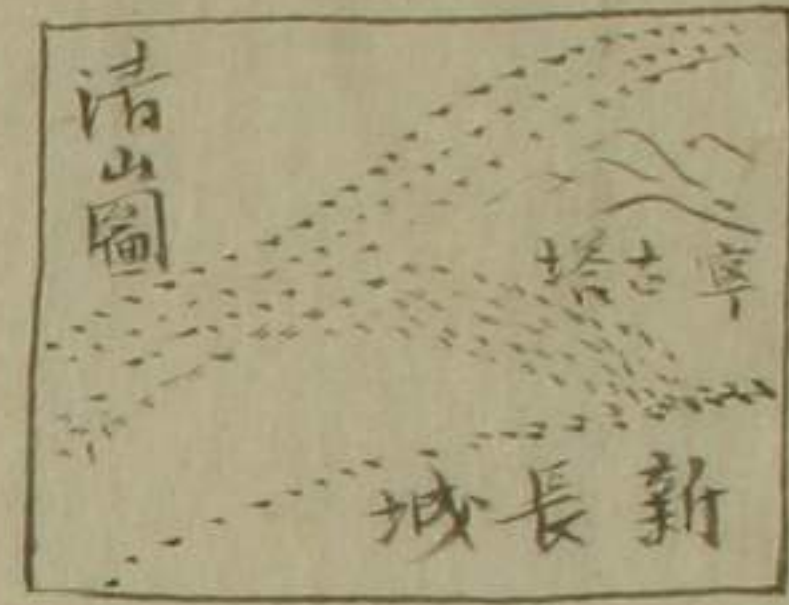
兀良哈即黑龍江之夷自長白以北皆稱兀良哈今皆為清朝臣屬僕嘗至瀋陽見所請吉林胡者獐獐異常似是兀良哈遺種耳

珮川

壯哉行也瀋陽嘗育黎氏之所據今何等結構聞寧

古塔是與鄂羅斯分界地與度如何

清山



宣古塔即哨囉氏肇基之地在長白山下
前臨沙漠一支僕至遼野泛者指示其界
云距此不過為五二百里云

珮川

八旗兵或在京城或在塞堡其制可聚聞邪

清山

民家俱是漢人旗下俱是滿人亦有以民而竄名旗
下者則俱是牟利卑微之流耳八旗之旗僕不能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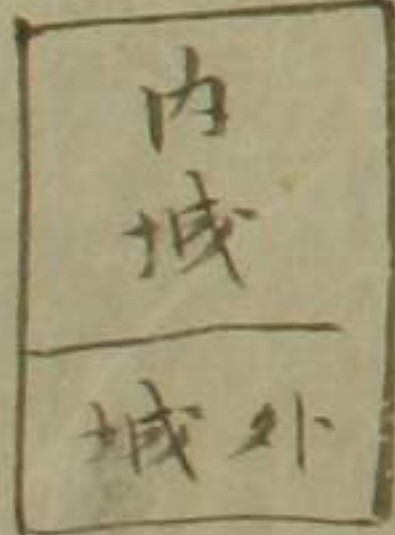
記而有黃赤白黑鑲黃鑲赤等旗隸旗下者但是兵
臣民乃不隸於旗下云

珮川

盛京及順天府戶口凡幾萬之

清山

盛京乃瀋陽乃僕所當往繁華壯麗亞於北京北京
戶口雖未可得其詳內城四十里外城二
十里合內外言之似不下數十萬家耳



珮川

山海關之固如何

清山

山海關雖未之見是明時徐中山所築僕之白翁嘗
遊燕身歷略聞其制蓋亦金城天塹耳前臨大海後
背遼野重之設關橫截北陲延袤四十餘里云

珮川

山東江浙地方位如何西渡果自全羅濟州歟

清山

山東與我同西道接思從濟州直涉則當抗越福建
之夷耳

珮川

全羅道觀察使屬官李東植文始權尹得三諸負并
其徒五十餘名嘗漂到我五島僕於長崎得一再晤
覲情好不淺樓指既閱五年此或非諸公所識乎今
覩諸公感念其人他年如更逢貴邦人而問諸公則
我之感念豈啻

清山

略聞其事而此人皆武人與吾輩不相閔涉故頗未
甚勝腕

只寫得一百個帳字奉別

珮川

僕則寫忍字百餘已

清山

可用於睦族不堪為離別語

珮川

繾綣我心加之以及多少痛楚

貴文中所用於乎哉三字如何淄川囑韞質之

清山

此用吳越春秋於乎哉禮也之意

足下所住舍館近於所菴否使僧奉邀則僧不拒之
和

珮川

怨友○亦何拒

太華

明日所菴即天涯闊別足下慎勿忘

明日若往所菴如圖奉邀老生先亦當肯顧否

清山

壯紙二十面欵呈持歸同淄川分之

珮川

重惠每報豈不報然乎敢辭

清山

在情不在物安以報也幸以榮留

珮川

甚盛高誼再命難辭所既淄川一併拜受千感萬荷

菊隱

今方貼藥於痛處不得出去必於明日以酌菴握別
千萬切企

滄海

夢寐未會期良辰喜共知中心藏已久何日可忘之

辭因贈一律又
有荅語忘之

二十六日以酌菴筆語

珮川

僧房逢著亦何等最勝緣

清山

不意漫見足下於此也感幸感幸昨值陰雨未能踐
約何歎如之

珮川

勿何妨僕昨日與一二友儕到埠頭以候嚴隊出館
患昨諾也延佇至薄暮而歸寧不黷然顧甚兩裝載
不便萬當停滯僕固知非諸公之不信矣嗚呼千秋

之悲喜唯在斯一晤有紛者情雖禿幾筆亦不能罄
耳奈何奈何

太華

若不更面則此心之缺然當如何此所以懇乞山僧
一見吾友之面耳

珮川

一喜以恐其夢一悲以患其不夢

太華

今日小話歸後諸軸

時小童拿使相所贈先生筆墨紙及三學士請
員和章惠物手未座前為堆其惠余白箋上面

瓊章當登即拜展雖然今日叙別亦是一刻千金唯
公所命也幸恕非禮

珮川

清山

淄川何不枉

珮川

有雜冗不果囑韓丁寧諸先生同諒之
向托主僧所呈摺扇及畫幀能徹左右乎

太華

題和楓臯作扇子及貴畫皆已領之多謝

此印僕所手鑄以呈珮川一片心情永以不忘
一面天下事唯偶然者
最佳一面通信製述

珮川

先生以鑄石小子豈不刻心稱謝
諸公解纜以何日也別後則難期矣不知獲前猶有
由報區否

太華

將以明曉完定若欲通報更乞山僧之外無他道

珮川

願海無路唯當依慈筏

昨貺貴畫歸後展玩愈覺其風韻佳絕蓋畫法闕陸
則邀降至宋元明清各手碩近更僕難數其軸蹟往
往傳於我東而余所目擊如徽鷹趙馬蘇竹米山之
類實作甚多偶有真品亦唯管中一斑不足以盡其
法想貴邦多存名蹟在當今誰為巨擘又崇信何人
法乎

清山

僕於畫家手法齟齬甚矣但於兒時嗜好壯後間或
塗鴉耳大抵蕪成而下故世愈下而畫愈工緻如歐
羅巴畫法是中國人所不及近世明清諸家但脫灑

無一點俗氣嘗見蘆洲百雁圖夏兩驅龍蛇圖俱是
明世名家而俱不詳名氏則中國畫之流入我國者
既多贗本真者亦無所依據以僕所見文徵明董其
昌馬遠若干人為明世之大家清則指不勝屈今則
朱鶴年唐晟輩尤其翹楚耳

珮川

西洋畫奇工精緻弊邦亦有做此者擬得頗巧唯其
沖氣損風韻可厭矣大抵文人之畫有韻無法西人
之畫又及之所謂六法具足而入畫禪三昧者蓋鮮
矣及近世南蘋茅野古亭隨菴諸人航來畫者嚮風

今代寢盛所譜將楚土仇二家之外說古今聚眾羨
者不數夷考之亦不免為吾邦之一休屬者觀信園
畫負馬意亦是貴邦一種風致可觀顧土異凡殊則
語且不通至技藝亦何恠焉蓋曲藝末技異同何害
如夫學術則毫厘千里不可不慎也諸公有道君子
韜宣不欲就而正之乎唯要散草率未遑及且有弊
師在故不敢勒說雷同也臨別能不缺然諸公幸賜
片言隻語則終身服膺庶以無眾悔所賴唯此

清山

我國金三淵先生

正使相
旁祖

嘗曰天下之英才不為不

多唯能屈其至敏從事於鈍工之為難非敏之難鈍
之實難曾夫子亦以魯得之以足下之才高氣銳恐
以僕言為陋然到疆壯之年未必不忠僕之言也低
縮葢此惟賢者贈人以言僕拙劣不敢自居
以賢賢者不以人廢言望足下留意

珮川

韓才雖不如挈瓶敢不守大論乎

清翁

公畫法果是神異願乞數本幸惠數丈揮洒否韓為寫
雙慎

泊翁

為泊翁寫蘆葦中一郭索欲下秋醪一斗風味政好

清翁

珮川天下奇才

珮川

談何容易東方雖小豈無奇才哉如僕之藜藿間葦
藻鹽魚乃過與

泊翁

久座海上尚不捕一蟹耶酒欲熟

珮川

一味下物為軍長史試下左手幸甚

太華

指庭
草曰

馬葦中郭
索圖云

芳草如彼好恨不日：圍坐劇談竟夕，盡上難堪事。
逢有心人作濶別也。

珮川

新歡詠，港露離散，恨晨星為伴。同根草，年年生此庭。

太華

碧海連天濶，行人各散星。獨留青草色，依舊遍幽庭。

清山

黯然此時別，雙鬢欲星星。願為同心草，含薰到階庭。

菊隱

君子文明國，極南照一星。莫言此離苦，萬里即階庭。

珮川

瀛臺會仙子，冠珮簇雲星。喜氣生瑤牕，清芬襲戶庭。

太華

酒欲金貂換，君應太白星。何當香案上，重去讀黃庭。

清山

訂盟須指日，稱文不用星。但使留斟酌，八荒為門庭。

菊隱

此會良非偶，奎星逐使星。君歸思我日，黃菊滿山庭。

珮川

踰海瞻雲客，登壇仰斗星。一併將蘭臭，墨香和柏庭。

太華

翰墨須故友行裝付双星相別珮川子
逆容步寺庭

珮川

酌菴臨福海重此會文星誰知雁座地
借作鴻臚庭

太華

今日酌菴會知應照德星暫時吟詠地
松翠落山庭

珮川

^後秋風津島口相送使臣星榮旋日
每幾魚藻詠天庭

清山

^前到來勢龍角行歸及虛星誰諫和陽館
咫尺少寬庭

清山

細毫能出穎端研又涵星不知冲和氏
何年去帝庭

業已四疊勞頓
可念請少休

珮川

與君相別後每幾會雙星何處陳瓜酒
相思坐露庭

目前離景滄海漫不翅牛女一河之阻而一別
終天寧能有年之期秋諸撥心奈何奈何

菊隱

正使相見公之畫出給二扇於僕受画
以來為教

珮川

草莽何辜辱斯春會淺薄伎倆敢不應教

寫蘭竹二圖曰
技本拙陋不勝瀆尊覽敢呈諸左右慙慙交深

菊隱

竹里大人見公之画讀羨不已

二扇呈于君 韓拜受之。扇面各題二句皆其手書

試將扇求画持扇为画酬 竹里

千年晁監国三絕鄭虔才 竹里

珮川

使相公之所賜無賞鴻寶受言萬感替伏奉謝李君
句傳

潔湖

敢乞揮灑 韓為書數紙

羨仰風儀傍獲華筆袖歸青印將作誇耀之資

珮川

異姓天倫 書扇面以贈菊隱下條美人儼日白玉三語於清山泊翁太華亦然

菊隱

便面四字包得無限庭意味

愛人以德 菊隱大書以扇韓下條泊翁太華亦勉之

珮川

羨人可想君子不忘

清山

諾甚懇到令人不覺凄然一番到手已覺清風陣陣
僕當深藏有時思君出而看也

珮川

有如皦日

泊翁

有如滄海

珮川

白玉未酬玄珠空乏

太華

浩：滄海誰曰地遠翻々珮友將何日忘

同飯如何時膳至

珮川

僕既加餐飯唯奈長相憶太華強余故食一匙

太華

俗談云一匙無緣我國之法以七匙為有情足下聞
此言必更捧耳

珮川

一飭豈忘其恩

太華

若置恩字則太不雅君子之交豈應若是人情到此

容或過中此間一字難讀似云字雅致則極矣東方人儂而凌

人此自山海經所言僕亦凌人不置足下定不領此

鄙悖耶飯者天下之極鄙聞於人命故亦極重是以

相與為禮唯有飯耳酒雖接惟公既不飲吾亦無如

何矣

僕与足下必有三生之緣多般小曲折不須言惟

在情之一字而已此二條後於禱稿中檢出改神之

珮川

既見君子為龍為光無他唯有感一字

菊隱

但恨相見之晚相別之速其餘余欲無言

珮川

琴歌曰悲莫悲兮生別離他生未卜今生難期天乎

有慈使今日長不昏黑欲陳心地惘然諸公同照

諸官員遽以今日乘船啟師亦然故使人來促歸請

今當奉別

清山

今日請坐盡此晷為何須歸不可不可

珮川

眷戀之至敢不如命共夏之日冬之夜未足以竭我

心曲一進一退實為狼狽耳

清山

今日使相未行次之前足下之遽歸非道理須安意
坐談足下雖欲歸僕等豈或捨之乎况無大悖義理
之事則何如是落之也勿言勿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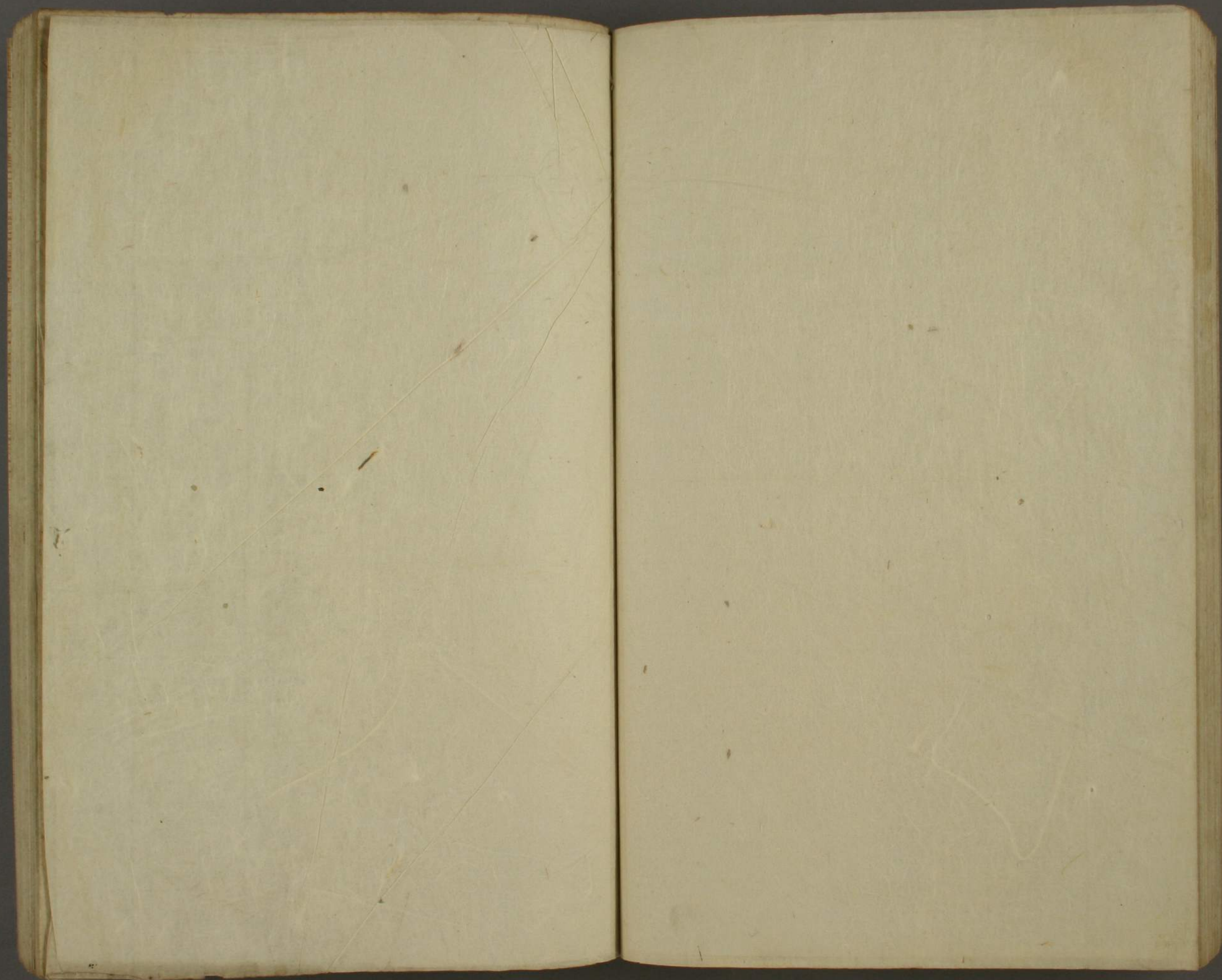
珮川

漢之廣矣不可方也悠々我忠言之長也

太華

使相歸去之前吾友亦難去幸望安心小座勿作書
勿作畫脉：相看如何若過今夜便是天涯足下足

下豈不可惜乎千萬惟望



對禮餘藻

下

六月十一日容館唱酬

奉呈正使金公二首

精

久候輶車危斗邊雲帆十丈拂星躔使牙嘆美文明
象人也賢勞炎熱天草木識名滄海外江山生色彩
旌前納風彈詠休德御琴操遠溢箕子傳

雲成五色據鰲頭名德同朝罕匹儔牙齋方今輕遠
道鎡衡依舊仰清猷汀灣暑濕晴如雨館舍風煙葛
換裘御信平安應及竹龍孫添得綠脩之

奉酬古賀精里

六月十三日得之

正使

堪輿俯仰蕩無邊列國鋪舒各宿躔禮樂難徵寰內

地神仙猶記海中天百年持節塞鵬外八月歸槎起
雁前不共江城精里話誰知日域有儒傳

喜君論學劈源頭伊物諸人莫與倚拾致微言尋正
脉文純遺集挹賢猷宣使王金同霸鐵莫知夏葛與
冬裘更憐古道猶能用好講師生禮未脩兩使相未
嘗以一詩

贈此間文士者以專對之貴不在詞華而已以公
博雅可敬故按例知詩此意并望領會 太平

奉呈副使李公二首

精里

輔行才遜一時良忠信涉波溟渤長道學淵源流鴨
綠文章氣骨濬金剛鄰盟指日千年固賓館迎秋數
夕涼最憶前明陵谷變乾坤駐得舊冠裳

明經足用是名家奉使滯留鯨海涯涼氣軒楹搖疊
浪秋香池沼葳孤花直廬起草相如筆避域揚旌博
望植飢渴未逢瓊樹贈曙山殘暑日烘霞

久滯馬島不逢一士昨者古賀精里君來訪一
見可知為篤學之人也投示二篇長律傾倒之

餘依韻譏之

六月十三日得之

副使

鯨波不動屬展良絕域還忘道路長旅館風光憐竹
韻鄉山蕝物惜薇剛見愁馬島三庚熱滂說琶湖五
月涼幸有文人來肯顧今朝始覺會衣裳
經術知君詩禮家擬沿閩洛溯洙涯萬工將見生書

帶華藻非唯競筆花冉々天時移斗柄迨々水路返
星楂相思他日迴頭處柔旭初昇映綠霞

呈太華三首

精里

東西脩盟好于今二百春浩蕩滄溟隔玉帛如比鄰
妙選嫺舞令芳聲播海垠三長才識談五經亦紛綸
德器允衆望遠馭試絕塵抗旌整德旅周爰務咨詢
雪消薜城開花落芳津豈不悼險遠已許國以身
禮成孤島裡威儀肅彬々境上駐龍節秩文屬更新
幸此承官乞絕海接嘉賓一投交契分緒論欲書紳
三韓槎客此尋源咫尺無由與晤言才美鳳鸞翔弱

水吏

嚴虎豹守高門遙聞鏡吹叢祠宇時瞰梳篁古

梵園

客避暑神廟鼓笛之音徹於殿寓余遊以酌菴見船槁於垣上披得青雲瞻白

雉聞襟半晌坐風軒

公事未終披對難相逢便起別離端柔金走火餘炎
景青雀黃龍駕紫瀾只見郢中歌窻和曾無河朔飲
成歡何因千里求顏色翰墨留充佗日看

此會約不必要和韻彼亦
欣諾是以間有無和者

和精里韻

六月廿六日得之

太華

我請忘憂事無如酒國春縱作千里客望鄉若比鄰
出門常觀海東南浩無垠在北山芭王事滯合綸索

再

歸假由旬處身猶利塵既無萬堯者老人尚可詢深
沈精里學未言而津之了然剛柔體那昧渺之身仰
望宜尼存儀文遠郁彬縹緗質人目盤銘庶更新業
界久不開玉帛迭主賓病渴愆迎候行人愧衿紳

呈清山

精里

何物堪消溽暑辰冰壺水月汝其人初來衝鼻魚蝦
市小住結盟鷗鷺鄰波濺馬州淘鬱熱雲依甕城疊
嶙峋江都此去五千里比較容歸遲幾旬
鷓首凌鵬際善鄰旌節通蟬聲清退暑荷氣遠隨風
季札論詩樂子華相會同汪之陂萬頃一洗渴塵空

草和精里

清山

滄海雖難涉浮槎有路通
蛟珠生積水鵬翼駕長風
對席元無競仰觴即與同
祗應弦月夜成約莫成空

我國詩法不以拙速為貴蓋真積力久方為
實際再此意亦須諒之急不成章良愧良愧

同前

六月廿三日得之

津島東南橋綠痕溯流何處訪伊人多時旅榻愁無
賴一夕儒冠喜有隣
鵬鳥空堪棲蒼蔚桂枝應復出
嶙峋已聞君子洋之
美風雨和陽過十旬

呈泊翁

精里

鼓吹臨高館餽牽供遠賓
盛名伴照乘大雅擬扶輪

利涉雞林近尋盟貝闕鄰欲知奎聚運正在欵交辰
和呈精里 泊翁

但嫌相見晚高館接嘉賓行酒頻移座視暉已仄輪
歲洋留晚契文字結芳鄰預恨分携後只得夢相新

別古賀詞宗

菊隱

三月芳津駐玉麾鵬程始豁井蛙窺東南雨順風調
日天地河清海晏時萍水歡情唯筆舌江山秀氣入
芝眉歸裝滿載瓊琚什始信茲游更絕奇

亦三日

席上次珮川韻奉別精里

太華

南維氣所積泓渟何偉哉魚龍成窟宅扶木復誰栽
海觀健莫量前輩視一杯浩淼紅邊日捧目襟前開
穹壤此設施人文合三才忽還神仙子霞裳披拂迴
見之難可親冰姿皎徘徊那知富岑雪座間輒成堆
筆翰徒為耳門墻儘恢々孤琴暢朱弦氣宇隘八垓
即此獵纓地三山好樓臺所恨企難及姑射一崔嵬
采々汀洲草佩之淨魚埃解榻猶云晚離樽意何裁
欲駕扁舟去望君暫沿洄白雲離萬疊誰禁夢魂來

率尔書之全没經紀慙恣則深而自
謂情則有餘未知高明以為如何

席上吟韻呈精里及淄川珮川

雨裏南軒深更深烟霞淨々散青林聞蟬已滯三秋
氣挂席將懸萬里心翰墨今朝方會面海山何處又
知音橐中携得詩篇去况對夫君水月襟

和陽館呼韻同韓容賦

精里

離恨如何滄海深南軒白雨灑青林涼風欲送三山
客秋月應懸兩地心凡馬寧爭追電跡雅琴叨和折
揚音晤言知勝十年讀別後長忠高世襟

同前呈精里及兩詞伯

菊隱

踈簾細雨影深々坐處清風傍竹林鏡裡翻驚霜髮
面樽前識得故人心古湫誰攬驪龍睡喬木欲聽谷

鳥音臨別恁々無限思莫惜遲留暢素襟

同前

泊翁

朝雨淋浪庭宇深對君還似在山林先從瀟洛源流
學已傲孟王風雅心消暑故宜河朔飲聽絃須得伯
牙音共教華下清談吐松籟冷々吹滿襟

席上和荅泊翁

精里

蒨入金商猶未滾春西情在故山林投詩撲滿無虛
腹脫帽管城皆盡心一作闌舟千里別難通錦字八
行音序歸暑退滄波上最愜超然水月襟

後至次席上韻

清山

論文不在酒盃深已遣清風幾遠林
一片冰壺齋雅韻數條花筆試問心
始驚海外成嘉遇莫謂篁間少賞音
且就南軒銷永夕橋天涼雨灑幽襟

送別

精里

箕封諸子姓名香天假奇緣翰墨場
別後相思如落月流輝自彼海西方

又次呈精里

泊翁

西山爽氣雨餘潑把臂端宜入竹林
酒後丁寧晚年契卷中斟酌古人心
奇姿但恨殊冠幘絕域何嫌異語音
一見可知佳弟子高吟聯紙解跣襟

奉和

唾生珠玉座生香開口見心春酒場
心是中天滿輪月東西南北照無方

翻用精里落句意

留別精里

六月廿六日得之

清山

代舌成間弄回津絕望舟蓬瀛千里
道風月百年愁袷契俱青眼離憂半
白頭願言崇正學回棹駕滄洲

亦一日

贈朝鮮李製述序

珮川

闔闢肇分昂舟車之致遠孤榛已去遂玉帛以定交
聘順會同其來尚矣故既醉為酬主人之什皇華則
享嘉客之歌東西親若比鄰社稷安於磐石原雞林
之立國又甦域以為名箕聖傳時擅神垂社典章秩
秩絃誦洋洋俗襲冠裳非斑斕之殊製民崇禮讓異
嗥噪之夷言爰自鋒鏑息聲干戈倒載二國固黃河
之信千秋存澂日之盟踰海新迎大賓之光儀望山
遙辨美女之睒黛伏以製述官李公天挺民秀時推

世禎遊戲文林咀華嚼蕊馳驅學圃擇高獲腴已通
六義于無邪宜使四方而不辱乃膺九能之選以輔
專對之行非伍譯鞮實司辭命逸扁奪錦高論榮花
青土晏嬰較此應多媿色南朝考穆比之必有報辭
韞一介書生草莽翹出自忘負素執鞭之陋濫接岳
衣拭王之尊未嫺于禮儀有恐於唐突小巫之見大
巫也神沮膽寒駑馬之競天馬乎蹄傷汗迸然而所
忻者雲鵬擊水即鷗鳩燕雀亦追飛玉樹參天雖標
標薰葭許列植儻丹心之未寫至白首猶如新特表
芥葵何必瓊玖思奏堯休寧論宮高嗟夫山海各天

奏吳絕國驚敷槃之奇遇亦萍水之偶然會但別長
尤人生之至恨易離難合是恒物之大情須使陳榻
孔罇得盡歡於今日莫以江雲渭樹永增歎於他年
哉

贈金李二書記序

體信順於禮經視會通於易象時義之不可已往來
之所由興蓋自靈瓠北航舟楫開利聖籍東漸劍璽
合符如輔車相依如唇齒相保兩邦之爲誼萬世而
不渝雖有德或爽于和終無言不歸于好曾兼建橐
之新運復交幣之舊章壽域並開雨無破塊仁風同

被海不揚波杲桑暎之影長輝浩鴨綠之流無竭迺
休承烈修睦溫盟迄今百年猶若一日柳肇州敦土
惟聖之猷能邇善鄰固邦之寶也恭惟記室金公李
公一時鴻匠三長全才丘明愧浮誇倚相讓博雅三
百誦而三千習載筆以從南西和而南東通乘桴無
恙斯舉也實鳴邦國之隆盛以顯儒紳之光榮事雖
靡盬乎何有啗糧之厄名既已馨矣寧辭識鳳之譽
韉也荒陋微軀咿唔未進聚糧三月執御千程望紫
氣于海疆候瑞星于天野未伸陳庭無迨之憾私抱
劉刺生毛之歎信咫尺而參高何居諸之倏忽開青

親白恐情願之不諧依北巢南奈別期之已逼肯金
鞵應節珪葉辭枝徐藝看消楚風正快幸伏蜀主樓
下三顧濫恩似陪滕王閣中一言均賦於盛此會有
光于馬并歷朝之聘盟孔樂斯遊欲擬於管裴二世
之邂逅境外論心過今無路別後換面庸詎爲資苟
得奉啖唾如撈滄海之羣珠豈翅欽聲名以說韓山
之片石也耶

韓山之韓世說作寒
今以韓陵山寺之說

鹿鳴賦 有序

鹿鳴者何蓋取諸雅賦之者何擬贈于韓也
雅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是周代之所以用

諸朝聘會同而實獲我心焉迺韻其八字以
成此一篇及值受聘盛之期執充請謁之燕
刺夫棚中彪外維德之云刺羽綴高何辭是
頌矧於般門弄斧羿圃援弓乎吳季子聘魯
廷論十五風流芳于永世秦延君解堯典費
億餘字遺臭於當時今也韓之與諸公各居
一於斯二者轉九陋技在敷藿之寸心覆醬
微資肯望采葑于下體賦曰

於戲擅域之豐腴葦原之豁闊寶神秀之所鍾而羸
毛之益夥軒裳寢備載見往來之通琬琰相交每勞

跋涉之瘁九疇三器改為兄弟青岱黃河盟無彼我
方今便互易地之議已成省約裕民之謀無負主賓
歷鯨海會逢書幣於馬列授矣其事則隣邦之好可
稱四下二中是時也風地之文恰遇五前三後久欽
殷仁之風化聖敬之學猶存爰擬周雅之燕敖贈貽
之辭乃有蓋惟伊尼之靈瑞可况君子之亨嘉感至
存於王者較遐年于仙家託跡神山彈射靡及擇群
靈圃罩罩誰加牲之從水草之洵美濯之映璠璣之
無瑕不崩突爾朝天之角寧羨璨然吐月之牙其聲
之匪戢匪吼相喚者為鹿鹿為鹿彷彿依稀寄遙情于

籟吹霏微縹緲流幽響於鈴鈸鈸譬如鏘金之應夷則
躍鐵之感雜賓乍疑鳩太子之十七章誦讀猶刺翻
訝猿大夫之卅一字詠歌未竣驛鈴度雲關路東西
之行李逐晚神珮觸浪島門百八之宮燈欲晨問化
域于那羅春日遲々兮玄侶伽陀之唱互和過裔野
於富士秋風獵々兮將軍叱叱之威尚振以上三聯
用我國事
嶰谷邈兮疇協六律歷山已矣孰歸九旻奏鳳吹于
月前伊浴僊子操雲和於波際瀟湘女神竒曲忽傳
沙霜不夜之夜鑿聲何處花草宜春之春下令威之
清喉可以想王武子之善鳴更堪親彼陶淡之馴養

允懷仙風至趙高之指呀寔厭恃德於月且評岳應
靈部仙班在丹青設施則栢陰鶴側洞中講學唐賢
始開其基臺上散財周祖大賚于國覆蕉之夢列禦
寇之說太奇挾穀之祥鄭臨淄之譽何極別有所謂
不足張弓挾矢之凡質雖朽木石為伍肯與豺狼同
心思拔一毛通同文於萬里欲剖兩腋愧聚白之千
金適辨山野來率海濤追群與友求蒿及苓胡不知
鳴於歌三望簧鑄燕之曲可無歡舞以率百擊拊虞
廷之音重惟歎之神兮表瑞怡若鳳之於文應時異
千麟之為孔乃例世南之揆摘更廣東甫之囉噴其
辭曰零露漙兮秋之晷呦呦鳴兮于海嶠冠而鳴兮
其蹄角捷毛群兮見仙標美充內兮文蓋背蹇羨汝
兮質之昭

贈制不述李太華

珮川

玉雞符應世青鶴和鳴時燹燭光寰外含靈忘聖涯
東華金卵胤日出瓊牙基壺構丕承烈升恒於緝熙
鄰盟存永好聘禮節前規季子要觀樂叔孫言設儀
鴻臚開絕島鷁首接疆陸王使天胡帝朝官龍又夔
曲傳新韎鞮幣載高髻居若阻星漢人思依鳳池

忽為蓬洞客欲賦栢臺詩揮袂浮蒼藹肆筵映碧漪
火隨幽竹轉風尚舞琴吹難美方并具寒酸免教奇
多年啣木鳥一旦上植龜欽此紛綸業五經得我師

贈金李二書記及在座諸大雅

海闊鵬搏處島鄰神集鄉唐中海中星輶舞折木霓
節拂扶桑交禮逢徂暑起程屬載陽好盟寧軟血燕
享為承筐本識文兼軌非如圓與方三極齎瑞秀千
里龍騰驥德器陳瑚璉瓊材挺櫟樟草成雲朶朶佩
得玉鏘鏘懿矣威儀則休哉社稷祥盍簪期播蔭相
憶涉蘭滄聞改對間海底有石蓮石菊等故以古句

比之莫讀為土是處細詳審之蘭滄河已值蟠桃熟欲聞叢桂
香盛筵叨偶坐熟客滂升堂賦筆留朱景彈絃入素
高自忘長戚戚和美泱泱老蚌珠先吐儀鸞采共隄
才難豈其爾欽豔國華昌

次呈珮川

清山

隨槎魚鳥海飛籃水雲鄉赤晷通扶木赭霞遠廣桑
經旬留佐浦三月滯和陽空抱連城器惟歆奉幣筐
晒纓臨白道捐橋睛朱方幸值英賢顧如聞大雅汗
殊珍胎剖蚌文木罩生樟共結三神契竹逢百和香
周旋函丈內杖拂斗牛傍綺彩還頊振琅音乃復鐙

襟期相譙婉談攝宗慈祥酒漚重觴熱茶湯滿榼滄
凝聘情玉潤交手慕蘭芳逝矣逾千里於焉萃一堂
浮游無濯淖蹇咄有宮商鄙學元來正齊風信是決
纜看逢席映無那去帆颺但願宗令德充然與道昌

桑贈清山

音阻神山路今通

靈若鄉 十州記曰扶桑在碧海之中

徐薰入豐

葦直氣繞樽桑連蓋舞江府今符出漢陽鼉頭為及
坵魁首供將筐是舉非求藥初來何失方五花勞杼
軸六曲寫戎洋彩綴魚屏帝世逢新橋帝世國名積
年辨巨樟訖章國簿美麝篆國書香國書輅中思

企青雲表望懸煥斗傍主賓相輯睦鐘鼓已鏗鏘典
禮無虧玷謳歌實吉祥寓居隣貝闕遐興寄仙滄有
待難醫渴欲貽且擷芳好賢俱適館忘貴許躋室夙
濫問曹檜調寧諧羽高交歡魚濊濊離恨水泱泱鄰
好幸無恙里顰忘不賜庶幾兩邦祚萬世熾而昌

又呈清金山

人倫儀表望塵今書記風流勝所聞二域尋盟指白
水七襄乞巧織秋雲河東鳳唳誰相和冀北駿才無
與群幸值鹿鳴筵未徹對君自覺醉餘芬

次呈珮川二首

清山

浪華江勢海中分，淼淼烟波幾度聞。
鰲浦東來纔有路，虎碕南望更無雲。
壺山謾赴三清約，鶴選隨萬里群。
風土自憐成病懶，故書翻喜把蘭芬。
蘭茅玉樹兩無分，喬水嬰聲自遠聞。
百尺帆竿高破浪，千重毫彩豔生雲。
江南處士應離俗，冀北英才況出群。
無那芳津成久旅，願將餘日接清芬。

疊呈清山二首

珮川

雷霆蒲牢總巨分，各聲隔海幾驚聞。
一卷河漢張騫石，千里太行仁傑雲。
動風前裁錦段，石穿波上戲鷗群。
不須仙境求瑤草，翰墨場中鬪異芬。

啖唾自天珠玉分，琅琅清響坐來聞。
是時洗熱過蒼雨，幾處迎秋浮白雲。
遵迳偏餘山鹿迹，當牕相逐渚禽羣。
何慳為吐心腸盡，滿袖携歸煤麝芬。

贈李泊翁

咫尺忽承瓊樹顏，錯疑僊界闕雲關。
稗誌辭命春秋後，李玼聲譽南北間。
虛衰銀牙通瑞氣，有明山座中有銀牙玉筍接榮班。
翩翩尤是老書記，奎府英華隨手攀。

贈李菊隱

星軺相趁出文林，灑落接入風月襟。
真意忘言元亮態，荒塗杖策太冲吟。
湖洄坻址情長阻，顛倒裳衣喜

更渡千里來邀只垂素贈貽空乏雙南金

次呈珮川

菊隱

鐘碧山南萃士林疎簾遲日挹清襟酒因洗渴翻添
病詩或消閑費苦吟歸夢關山猶未遠離情海水莫
言深一帆風順西還後披到瓊章可抵金

疊呈菊隱

珮川

散材珍木本殊林私覲令余慰渴襟秩秩初筵陳筆
墨澗澗古調入歌吟天連鯨浪鄉程遠山有鹿鳴賓
館深映對禮餘橘藻慶秋芳先吐滿籬金席上
所見

廿三日

贈別珮川

清山

水宿風餐整似家佳人庶事寄瓊華西陵未和臨川
筆東海將歸博望槎顧我文章慙錦繡知君心手鬪
龍蛇到別慙慙何所道兩情原是玉無瑕

次鼎清山三首

珮川

人千八一是名家觀海賦成輕木華空谷生輝駒皎
皎晴軒奏喜鵲楂楂投未白壁驚彈雀酬與玄珠奈
愧蛇縱有山雲可持贈恐他明月却添瑕令不許贈
時物品
使客久留思室家和歌聊為擬皇華艤關高浪尋來

路虎岬長風將上揶別後神交赤壁鶴話頭筆到亭
山蛇秀才漫擬元兼白幾個詩筒不掩瑕
攀桂亦何新起家文章世美屬清華主賓同似汝中
雁聚散無端波上槎君自才標凌夕霓余唯拙墨引
秋蛇陪遊安得旬餘日仔細商量文字瑕

又次前韻贈寫字皮東同

四海昇平同一家天迴東壁應文華風凌冷際飄吳
帶程溯流光溢漢槎襟度清高欺白雉筆精飛動掣
玄蛇奇勳振古推毛穎嗟爾德音長不瑕

呈太華

呼韻二律
三三三三三三
此日踏卷
未三三

玉井蓮華秀飛鳥尚難超久矣兒孫望高哉雲漢標
山鳴傳大號岳立異羣僚五鳳楹樓手來旋兩朝朝

奉別珮川

太華

淼淼波島水依々芳津林楚萍逢亦造次浮生易散聚
蟬媿珮川子令人別離苦千古文章事暫時長亭雨
西風日夕起行李須勤護

次奉太華

珮川

有鳥海上來欲栖孤島樹乍帶初昕影羽儀九采聚
水向雲霄翔寧知樊籠苦一見喜休徵不翅旱天雨
片羽亦吉光維以長愛護

贈別菊隱菊隱筆語通及其唐山塞北之游故走賦太華有以韵載先生集中

清風人如故披襟正快哉
黃花先秋節芬馨誰所裁
徐酌對離陰玉寒瑤瓊杯仰之陶然醉
庭蘊相為開
欽君濟勝具翻輕許詢才詞華雷鞭閃筆勢羊角迴
北征窮廣莫西顧且徘徊
煙花丹鳳闕雨雪白龍堆
譬彼翠苞禽增擊天恢恢瞬息經千里飄飄彌九垓
適來朝出日省斯野馬臺清唳知何許月殘彼崔嵬
顧眄生輝耀翰飛絕壑埃夢予忽相失睦若恨難裁
雲路無蹤迹空河奈朔洄歸昌文明瑞一去曷復來

贈秦清翁官上上

千歲一期真偶然斯鄉此座是奇緣
梧桐先落林風爽齒齒初開池水妍
超海有人凌月窟司天何處望
星躔會同方見端章甫大相偏推赤也賢

贈軍官李笑岡

從檣由也勇海島指雲螺舍館開丹洞
衣襟映翠蘿
彈弦霹靂響馳筆雨風過庸詎投知己
腰刀派太阿

和佩川

笑岡

偶到神仙界三山聳翠螺
異鄉驚露景病枕咏春蘿
他日難萍合逢場惜電過
投詩踰脫贈高調
葭陽阿

疊前韻呈軍官飲

未句指所奉言

佩川

相逢心既醉何必酌香螺君自蒹葭玉余如松柏蘿
因無按劍看將復抱琴過寄興誰邊好荷涼滌水阿

又呈李滄海

蚌中明月出滄海辨青螺抹影忠魂羽挹輝倚石蘿
夢凌空翠去身向廣寒過乍逢還乍別路迷銀漢阿

呈玄一遲官上上

石壁萬尋高煮天垵蟲何料得攀緣衣襟涼動青溟
雨殿閣陰深翠麓烟金相玉儀成鵠列彫華繡藻扶
奎躔杳然乘輿登瀛似不羨唐時十八賢

呼韻二首

候曉陪隨賓館深炫光相引入西林會限午時佳人

隔水招招午殘夢纏煙耿耿心談托塗鴉玄尚白吟

追翻鶻遯遺音一堂眷顧青之眼和得海波涵我襟

諸公學德自崇深炳蔚文如珊蓋林玉帛訂盟真盛

事槎航經險亦寸心素風先動播鳥影金氣乍通簷

馬音他日相思冰別處曙山落月照曾襟

亦四日

疊前日呼韻答滄海

珮川

高館迎秋涼意淡催詩快雨復過林參高遇着誰為

今蘭芷贈來人有心滄海應乘拾月興台山怪底擲
金音橘陰何羨橘仙樂筆代手談諧素襟

又呈太華泊翁清山諸丈

鬪句幾場冰夜深先鳴也識屬雞林四才才選搖星
象八面妙機迴錦心請看鷗羣浮水趣莫聞鷓語度
雲音筵間不用安犀角當暑共披冰雪襟

別有韵語十字唱和
十六首載在筆語中

亦六日以酌菴唱和

盪原韻贈泊翁

珮川

奇緣復見老君顏誰轉函關作梵關乘水將歸風浦
外披雲且坐月嶠間名疑漂泊湖中客官自清高柱
下班欲變凡鱗成九九李門幾度試登攀

留別珮川

清山

歆君文采動龍宮映發江山玉樹風開口鳳翎兼日
煥揮毫竹勢與天通相逢不耐須臾頃一別同歸縹
緲中青葉芙蓉無以報遠人行事劇忘忘行後在前
百務增集
千萬不歌唯願益懋正學副此區之耳精里先生
一詹德容無以再承嘉惠此慘別懷冰直點然

次酬清山

珮川

有如律呂旋成宮盈耳方清吉甫風今日別離何事

苦他時消息若為通
各國望迷空水際
一壺愁對夕陽中
寄語長年與三老
修帆理檝莫匆匆

疊呈菊隱二首

卧井灣頭寶樹林
采槎容于共閑襟
波間的煉龍珠吐
風處調刀貝葉吟
三百人中知雋秀
五千言裡見玄深
恍乎身在瀛臺坐
換骨何須服紫金

鷓鴣亦慕鳳鸞林
幸托一枝俱解襟
河朔杯當三伏洗
汝墳詩取二章吟
我唯溟海浮遊遠
人也文章造詣深
唯識片心如水月
華踊躍水中金

太華先生有便面之惠
楓皋金公所題詞翰之

妙使人欣顛不已
蓋聞金公位德貴顯於今時
雖走卒猶知有君實
鄙人何幸蒙斯盛
既歸索之榮
寔愈哀贈敢瀆所題
嚴礎以奉謝
臨別草草詩不盡志

驅熱三庚方用事
助談半日未投閒
飄飄雲朵隨襟際
開括土囊歸掌間
不羨奉風之郡任
寧如抱月接仙班
朝將惜別招招去
翻怕雙帆得意還
楓皋詩曰三
百君當得意還白末三字亦故用之
時太華指庭草數字叙別余答以韻語
韻語押青庚二字清山
菊隱亦和之相疊至十數首收在筆話中

臨別又賦一絕

希有因緣願海深湧出教龜頭祇樹林幾箇游龍吟嘯
罷一敲銅鉢有餘音

次呈珮川二首

泊翁

卯酒初醒午晷分
蜨腥消座篆香聞
飲餘壺榼拋叢竹
睡後帆檣倚斷雲
始信明珠泛蚌產
還看獨鶴立雞群
君詩美發閑新夢
我是枯槎吐刺芬
經春短髮雪難分
賓館慵眠少所聞
海氣迷茫成細雨
松陰寂歷翳纖雲
閑吟過鶴無留著
虛性隨鷗不亂群
佇看彩虹槎上起
收來新畫竹蘭芬

此二首次韓贈清山詩韻也
不知出其紙漏欽柳
贈翁京韻比之有難易故然欽

贈珮川

太華

我昔聞之肥前州
有屬縣是丹邱山
何高之水何悠悠
靈芝今九莖地所產
今香不休若有人兮
山阿霞裳月珮桂樹
秋拜使節今南溟
忽相送今馬之洲
冰清兮玉潔君子兮
無與俦所難及者
文采風流苟欲彷彿
松高竹脩揮毫弄墨
龍蛇動朱張兩顛書
畫樓忽告余以南歸
余亦旋東海之湄
默無言而結貽兮
奈彼舟之浮兮
此生之不可再逢兮
湔烟霞之難收
勉歲寒而無改
夫孰知其離愁

是日韓有故驥去且送太華華語之意
此作及泊翁二首携飯讀之故不和

亦一日

贈朝鮮李學士及二書記序 淄川

太宗歷觀書史使聘之盛春秋為最當時壇坫迭相
答問辨難而辭命之善者炳載汗青赫々若昨日事
然此皆同軌之國固宜爾也今我與貴國邈乎懸隔
語言不通可以陳志意爭是非者非紙墨無由而達
則今之所須莫急於文字貴國通信上有正使副使
次之而製述書記二職次之然文字之責萃於二職
則膺斯任者蓋亦賢勞矣然各位潤澤之學超卓之
才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八面應敵如風掃檣則二

職之任在他人為難在各位則易々耳況今兩國敦
好各區又安海不揚波凡在陶甄之中所謂無智各
無勇功之時與夫周室衰亂諸侯僭橫之隆固異年
而道其通信也亦遵往軌奉為禮志意何所陳是非
何所爭即雖有子產叔向之才將無以試其鋒穎觀
者獨仰其德容於嘖笑豔詞采於筆語耳則其一嘖
笑一筆語豈非產向之才之所發越也太也東鄙闢
葺侯國腐儒才學謏劣固無一線之長常恐暖姝老
死於山谷中而遂不得友一國之善士况天下乎今
幸獲附驥尾接萬里之大賓聞見古產向之才之發

越何樂如之太望於各位者若此各位不惜齋牙餘
論以見誨示則豈非至幸哉

贈李太華

天度分異極坤輿限海垠歲時通聘問歷世結交親
况遇新績業來脩舊好鄰壯心凌渤海逸氣拂穹旻
目斷開雲渡烟迷率土濱仙查留馬島玉節葭箕畛
錯落腰間劍玲瓏席上珍已探韓柳體又飲洛閩醇
奉職常為命毅君豈顧身賢勞踰萬里信誓指千春
鐵樹生花日蟠桃結實辰自冰來誓盛會毋得望清
塵巍我冠章甫雍容岳錦紳識荆欣許我御李耐耐

誇人遮莫方言異不妨懷抱仲庶鳴遺韻在可以樂
嘉賓

又

滄溟南北限封疆日湧扶桑帆影張八道清風吹草
木三仁遺化見文章鄰盟本是衣裳會賓館假為翰
墨塲何幸薰葭依玉樹瑤琴謾擬奏戎洋

贈金清山

手持霓節跨金鯨溟海風清波不驚虎豹幣皮供定
額瑩蔗遺曲奏新聲雞壇何幸投膠漆蘭簿偏竹托
姓名欲識明時文化遍請看儀鳳飲蓬瀛

次呈淄川斐文几 二十三日得之

清山

浮筏悠々駕海鯨天方徂序已堪驚涼庭早菊生花
氣古樹踈蟬拽葉聲長日不堪思遠道此時何幸潤
香名秘將研筆留嘉興未必神區隔外瀛

墨韻謝金清山

淄川

筆力千鈞掣海鯨橫空硬語萬人驚木挑豈覓瓊瑤
報尾岳徒挑金石聲棕藥誰尋徐市跡著書久識叔
舟名四方元是男兒事羨汝仙游遍八瀛

贈李泊翁

共倚扶桑第一柯冥鵬乍鷄豈同科連空積水開明

鏡隔海鄉山出綠螺門外銀鞍人作市筵間急雨筆
翻河憐君異域供王事又看秋風入擢歌

贈李菊隱

誰言天塹限萬里且航榜風正晨飛鷁海暝夜爨犀
客中裘葛變雲外嶂巒迷李氏傳家學淵源自退溪

和淄川寄示韻

廿三日得之

菊隱

島城浮似芥滄海澗無榜刷羽棲梧鳳通心磬水犀
天教三益會霧破九疑迷欲識何鄉李完山異退溪

用原韵酬李菊隱

淄川

何幸廻青眄相逢詩作榜寸心求附鳳一點有通犀

鷗鷺盟新結素榆望不迷南陽棲隱處芳菊兩餘溪
贈秦清翁

王仁傳句浪華梅又看仙查起海來締契幸逢千歲
會賦詩難敵八义才雞林岳色中天雪馬隄濤聲平
日雷不恨東西言語異管城通意有良媒

贈李笑岡

孤劍隨星駕文章勝宿儒烟波通紫海舟楫自玄菟
雲表亭之鶴握中穎之珠于今箕聖域洪範有遺謨

奉和淄川韻

亦三日得之

笑岡

君是東南美少年造頌儒風流醇伯雅文彩炳於菟

未歇林前鉢旋圖筆下珠能詩非我事韜略乃墳謨

疊韻謝李笑岡

淄川

渤澥浮植容扶素環堵儒成儀瞻霽月鹵莽愧春菟
雞駟機中錦龍輸領下殊天涯供靡監祇奉廟廊謨

贈皮東岡

草聖雞林客風沉海外聞斗南人唯一冀北馬空群
掠石窮銀漢思家望白雲逸書藏未發禹穴探遺文

亦三日

席上疊前韻贈太華

淄川

二邦盟好本無疆
詩酒又逢筵席張
檻外金冠山萬
仞
簷前綠橘樹千章
萍蓬忽得新知識
旗鼓寧當白
戰場共喜秦吳今日會
太平恩澤正洋洋

奉別淄川

太華

有一娟子遺我明月珠
懷之未敢忘
竚立寒誰須
常聞古君子
黽勉勤相扶
妙齡非可恃
騫鵬在前途
銀之瓊玖酬我言
定非愚

和太華贈別韻

淄川

客自西方來
萬斛贈明珠
會面纔頃刻
史印友不我須
鴉雀徒騰躍
冥鵬奈搏扶
牽衣惜未去
落日逼征途

臨別辱金言可以砭我愚

芳津館呼韻賦贈太華泊翁清山菊隱

西山烟雨接窗深
叨迓群賢入竹林
胡越同堂通筆
語
我洋一曲識琴心
扁舟難繫尊鱸興
賓館幸聞韶
護音都為新詩成
白雪清風拂
襲衣襟

用原韻贈泊翁

天上折來仙桂柯
成均館裏早登科
鯨波風捲千山
雪
鼉背雲閑一點螺
許國誠心懸白日
善鄰盟誓指
黃河好將華袞誇
鄉黨郢里歌
酬下里歌

疊韻再贈秦清翁

時賢祗合和鹽梅且逐雙旌海外來
名望煥巍華國選文章歷落揆天才
窗間落日含殘雨竹裏飛泉起
殷雷滿月江山多秀麗吟哦好作嫁愁媒

再用前韻贈皮東園

載得如椽筆名因墨妙開清風生塵尾
芳蹟模鸞群倒瀉西江水橫擊泰岳雲
仙標何以比燦爛列星文

左七首六月廿五日自以所卷達

和淄川

清翁

淡、細雨過黃梅簾外奇峰何處來
憐我支離為久客喜君淡蕩抱高才
雲光一行披晴日潮響三時報

遠雷惆悵逢場旋作別不如相忘睡為媒

向接雅儀今承惠問又奉瓊什感荷無量言及燕
詩和呈送此長作夢中之人異域交契固如是亦
何後奈

呈淄川二首

菊隱

玳瑁樓臺枕紫霞東溟咫尺浴金鴉
只將短什通音信離恨恁：萬里賒

天光連海色浮島葭舫時峒戶花長掩
衙門柳已垂紀行時令促論事酒巡遲
更向禪棲坐候風白日移

日前再接琬川移時談笑而淄川獨不在座此
恨缺倘復如何得奉清儀非不幸也何其勉也何
其忽也令人恨嘆奈何惟冀歸
帆利涉以副區々之望不既

別淄川

清山

淄川奇古士披別盡文章負笈泛精里停船滯對陽
纔成兩日會偏覺百年忙離思造為感前懽矢勿忘

昨日珮川之顧何不借柱而遂成千古別耶思之
默然不知言論惟賴破布平穩學履清和多少草
此

和淄川以留別

洵翁

看君赤手捕長鯨奇氣融令四座驚竹樹欹斜新雨
後窗楹浮動晚潮聲溢來知我唯歐賞自此達人說
項名賴有詩篇愈老病不須靈藥訪蓬瀛

原韻是太所贈清山而於贈洵翁者則有
在焉而今舍彼和此者彼豈諾認而然歟

和淄川韻

效姚合八國體

太華

河源非獨漢之疆八月槎疑博望張魯國絃歌曾耳
深魏人葛履尚身章千金不惜良驥地利器何論鐵
劍場獨有周文能待士去尋漁父釣洋々

次淄川詞宗示韻

東園

清範曾瞻昂芳名亦飽聞天香留口頰野鶴立雞群
遠望憎嶺樹孤懷屬海雲慰心知有物蓬裳翫高文

對禮餘藻附錄

別後來信

謹呈精里經案

足下天資謹篤造詣精深僕始見之敬再見之喜夫
使境外之夫見至一再而居然敬喜此足下之行為
難也徒恨晤言之晚會少離多不能開別心期各罄
所蘊徒彼此逡巡一揖千古每一念至如何可言昔
子產得駸羨於一言僕鑒非國僑而所以得足下於
聲音笑貌則有之非特然明而已僕將以足下名氏
歸傳同好俾我東人知日東界中有精里子也自餘

區、別懷棄置不足道爾惟願懋學自愛千萬不宜

辛未七月七日

朝鮮士金善臣拜

精里詞宗靜業拜納

津館一日之會儘是千歲奇遇每想高標未嘗不回
首東望也晚熟猶酷伏惟啟居神護百福臨風遠溯
不任區區僕風助一帆還泊釜山兩使相氣候太平
且承家親安寧之報私幸萬萬距京師千有餘里前
道行役亦為關心慮也僕周遊天下於山見大恒長
白於水見東海於人見公之文章學業超越俗儒

上溱瀟浴旁存異端以退溪集文觀公淵源之深也
茅恨逢別匆匆不能盡布胸中之蘊恨缺何喻茲因
以酌菴使略付數字天水茫茫未知何日得達案右
也餘不宣仰惟照察謹候叔上

辛未七月初八日

李文哲菊隱拜

淄川靜業呈上

一逢一別理之常也吾輩之逢別何其忽遽也言念
及此令人悵望新秋天氣尚熱即惟靜履珍衛萬勝
遠溯區區僕利涉滄波回泊故國又承庭候之安是幸

是幸去月亦六日又逢珮川於以所菴半日談笑而
此座獨無我淄川亦必一般此懷也此書付送
於想隱長老想必信傳而回字似難得承如看魚雁
之來傳者奚啻天上消息耶惟冀千萬自愛以副遠
地區々之望不宣

辛未七月八日

菊隱李文哲

舟向大浦遠寄淄川足下

太華

日午霞颿得意懸和泉浦外碧無邊
支離水陸三千里領略風烟五百篇
自在清間憐宿鷺居然節序聽

涼蟬也應兒輩勤持護依舊高峰頭十大蓮

強疾胡草荒拙可惡

友人顯相頓首白珮川足下
萍水投交後古何限而
豈有如吾輩之一見融洽無異平素者哉此必有所
以然者然吾亦不知其故矣僕天地間一浮浪人耳
性酷愛山水自弱冠遊東南歸卜太華居此愛可喜
每鳥啼蟲吟雨鳴樹偃輒耐戲唐突不自知其不可
於世間名利芥華一切不留於心但親老家貧暫游
科白早年登上庠繼又蒙恩賜茅廁跡金馬泛青紫

之列者久矣此豈有一藝一能鳴國家之盛而裨神
於當世者哉特選時多幸爲父母顯顧其實之醜然
然十年榮途不免馳逐舊業荒墜聰智惛裂所謂山
間蕭散放曠底意思使屬籟籬此職由於平日工夫
未能至於擷撲不破之境於僕真個大狼貝而止耳
今香使節之隨行亦係不得已事只是目極歸墟意
途略扶策允叶宿昔之願頗以爲慰馬川譬我國一
山都十室忠信誠非虛言間有文字之士與之唱酬
遊游如滄浪滄洲凌風恬淡高山數子特其錚錚者
至於東武群賢之詩與文文實錄得一兩首讀之有

出風入雅者有披沙得金者有淡宕柔滑得宋人體
格者日東文華之盛吁亦新矣僕每以不見其人爲
大恨一日精里宗匠入容篚樞衣者一是淄川一是
吾足下僕雖殘劇未接字看字致意心寔如醉越
數日再接南軒精里公果鴻儒碩士兩足下乃翠竹
蒼梧雖不見精里公觀於足下其先生可知已足下
才識何其有大過人者詩出江鮑筆學文董滄而為
談諧旁而為石鳥俱極其妙亦獨才識為然乍接面
如坐芝蘭之室僕游山海二十有餘年不意得一知
心友於亂山叢薄之間也吾何恨乎哉河梁渭城人

謂斷腸而此別有不然者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天涯
地角雖曰無階此心不滅未始不疊之合席何必見
面而後始可謂逢邪况足下詩文畱在行箴舟中已
數展矣美日顏面亦不虛踈惟足下益懋真工期臻
大方使老友得聞光焰於萬里之外乃所賜甚大僕
言止此惟足下諒之未知何日發船方在行渚水宿
馳戀不可勝言僕舟到和泉嘔泄數日宿病新恙一
時陡發歸卧萊府前路尚遠令人直愁絕初意則欲
以數首詩文仰質高明兼寓惠好病情如右心手俱
疲未能作數行字只以扇札一本付上以所卷以為

轉達之地未知幾時落吾珮川集下臨風流想能不
黯然歎本書手戰荒拙在情而已也申望十分自慶
以副遠念不宣辛未七夕後二日太華友人李顯相相
之白珮川足下

舟發馬州寄珮川

太華

沙々前路望中平使我胡然柔宿情忽喜雲山望北
走非關地軸盡南傾村光背日蒼霏合林氣先秋白
雨鳴不恠迢々蓬底夢好將雙節入西清

呈珮川

如君之清明贍富應妙斂給求之一世甚儔而罕匹

矣乃吾所以傾倒於足下則不寧唯此而已以足下
清明賒富應敏給固可以相造乎道與道為一而
乃足下才高氣銳進不顧後如其狃於小成循此途
輒而止則不該不徧一曲之歸矣可勝惜耶多財者
贈人以財有言者贈人以言僕雖不敢望古之贈言
亦不能以今人之贈之左右惟知言者乃可以及此
幸足下思之還到萊境撥冗整草向風馳紆之如何
其統希清鑒不歌辛未七日午朝鮮通信書記金吾臣

謝呈一律

清山

當時惆悵不能言不管新知向故園三日英華猶在

眼百年離別共銷魂
幾今間思泣為夢終古無書便
少恩他夜望君亦望佩川明月照靈源

珮川詞集呈上

菊隱

西菴握別殆若夢境瞻昂束雲徒切耿結于中即未
審返蹄後並享佳迪否遠溱區：僕今初三日歸泊
釜山得承老親安信私幸何喻每想足下如玉清儼
出視便面四字未嘗不悵然如有失矣以足下卓絕
之奇才受業於精里賢公其進何可可量也茅恨天
限一瀛更逢無期悠々此懷有誰知之人之所賴天
必須之亦安知他日無解榻之地纔到萊府積德成

病略此草之不宜仰惟照亮

挂聯六幅

大海之東君子是 一天之下弟兄看

本集

最好月中看酒友 更高花下視詩禪

清山日八分

畫政春歸曉 當吟酒入唇

同人篆書

甲戌秋八月小盡得精里先生國字書曰辛未來
聘韓容別後自彼間發詩牘以托以兩菴主有故
沈滯今秋始達贈子及樞口主者亦在境外之信
恐觸禁限故因林祭酒以告于吃官當待蒙允命
遣亡何韓絨至因作此寄上先生

驛

海島從遊彼一時參離高散各天涯蒼波彩鷁猶堪

憶紫氣青牛不可隨

陳埒日余到藩而留

忽得真蘭殊域贈怪

生香橘美人貽咲他骨借欺王母偷竊池頭桃幾枝

次韻李製述別後見寄

萬里秋風古北平飛鴻幾惹別來情瞥看書札空冥

下誰叙懃懃肝膽傾才在高句驪國遜名仍礮馭盧
洲鳴華山歸去如回首馬島孤雲點太清

次韻金清山

蘭臭何忘宿昔言也逢秋露滿山園雲濤無恙平安
信海月遙懸杳眇魂歡晤因成荅賓戲榮歸為奏賀
王恩壯君破浪存餘勇更溯黃河欲問源

北京蓋
舊例云

復次前韻擬荅菊隱時有
來牘

一別何圖再贈言鏘然傳響自金園可憐彭澤菊花
操說甚羅山梅樹魂越境交盟希邁典登臺熙樂不

忘恩心飛鴨綠泱泱水雙鯉肯通長白源

次太華贈淄川韻却寄淄川

瞻望佳人兩地懸北東更復北西邊芳洲曾和薰風
詠萊府今酬湛露希求友尋常只幽鳥吟詩動輒似
寒蟬何緣重向玄溟外共鼓蘭橈拂石蓮

說見
于前

補遺

太華書牘

辛未六月亦一日大學林公入來僕晚始霽面以筆
舌傳情伊日精里公又枉僕適嘔泄不省事有速未

趨有其高第隨詩皆未省焉二日慄堂之來僕始能
作氣相對觀其為人蓋古之君子人也相語雖卒々
未能盡可識非俗白人也其望精里翁來兩徒牙泛
后其一淄川也次珮川也僕之日昨未晤特殘耳少
可則那辭字力疾談詔皆筆也僕觀一席皆非凡帝
精里年高理熟僕心甚欽仰欲叩其一二曉：未果
焉因不能深揣精里公中積但看先生房子真奇俊
士也淄川雅默不華珮友高騰難竊乃知精里公非
拘儒俗士因勢利導非不學道者所可為也今日早
餐理裝僕滯芳津已三月矣乘船隔夜喜露欲狂于

時馬州新交皆持酒來別僕安可辭乎鍾情所同然
忽清山友歷告曰江戶人在南軒要見僕心動忙振
衣經戶若無人焉忽有一妙齡秀才與清山自若弄
毫近賦之乃昨日與之約者珮川也珮川乃有心人
耳余安得不感嘆遂暫相酬酢見若干畫袖出詩數
章報自家意與淄川眷戀爾僕與珮川無雅固矣安
得不斷々然有喜恨不與淄川同之既玩珮友之才
與識淄川乃同門高第於精里尤服其教多術也僕
試嘗暫言之僕自髫齡聞日東之學間多歧載殆若
項平父胡季隨之惑于大陸者然此伊物之所為也

僕及長始知伊物之為同等學問之所以啓日東文明之兆觀乎白石之言可知已夫天之降衷何嘗異同之陸子曰宇宙內事莫不已同朱子曰日用在君實做工夫處此其發源而有千里之謬故曰非陸學無以彰明吾黨陽於千載之下日東之有伊物何嘗異於斯珮川友告精里公則公已心會久之僕何費辭至如詩律畫格特其文才子末節然朱子曰詩如人之眉無則無味楊龜山曰畫不畫每以見其疎宕此亦學問中一夏精里公豈不知之故之吾珮川乎上數節語非憶葢忘忙容所一々特有愛於吾珮川

敢言之画非吾所知詩亦無可言既有投瓊曷不強所弗能茅綠懇遽以一兩首復次和上蓋綠侍童之不鮮事隨未糊然僕亦不能辭其過也珮川友人幸為我分書一通及于贈僕諸人也精里公統照矣

右辛未六月亦六日韓於所奉得之携歸以呈先生先生曰從前彼屢譏我國伊物之學以朱子正學自張今此書所論不解晰朱陸大是失望宜為藏拙遂不呈于官今竊附錄

竹賦

韓

谿巖之曲藪澤之陸非木非艸有雄有雌一一成體个分呈姿青款之綠猗々挺鳳鳴之管交鸞鼎之枝頤松栢之遲晚笑葛藤之罩施蔬蔥藹借鬱

蒨離披扶疎莽尊頊碎參差豈限東南方之美更稱
六十種之奇其類則角輅簪篋猶箬篁篔簹籟節
篔簹籟散簡簪篠蕩助雙菰筍與折鐘龍篔簹籟
籟粉毳射筒之鐘秀浮筠蕭管之馳譽或黃碧丹紅若
鐵若霜之色備矣又孤雙稜一匝有毛有刺之形紛如
薩觀音之示現公孫帝女之斑臚蝟腹蛇跖為象惟
肖龍牙人面厥谷非虛大則十抱卑至咫餘老可小
坡之圖未遍後劉前戴之譜猶靡蓋植物有竹如禽
獸之魚夫爭暢茂于淇園競榮滋於渭水瀟灑是庶婢
娟孰矧各區祖孫幾世鼻耳碧竿行々蛇影凌空以騰

紫箭脩々龍光衝斗而起猶吟佇有待也翠袖佳人
若浴歸相儔然青衿義士洎厥東皇之令已流朱鳥
之光方顯龍孫輩出扶老幹之倚憑雀尾相攢鳥反
筠之再軟仙膚可想姑射之冰雪如凝宮態何疑華
清之粉脂未洗涼陰纔結煙月黃昏香氣細霏霞旭晴
晚愛薰飄之律起蜻翼雙翻竹嘉澍之微霑蛾眉均
展上有棲禽之呼鳴下有飛液之清淺膏沸乎其潺
湲餘囉兮而宛轉且托本蓬山之頂結苞崑岳之陽
青玕連團蒼玉滿筵錦綉已脫羅襪斯張紉寶離々
而綴粒瑞花燦々以吐芳昔神仙之留躡又鸞鶴

之咏糧紛寶壽縣之旖旎眩惑宗之登捍森凋戈之羅
列怪牧野之陣行迨其涼飈暴至殺氣益侵箭揮
奇彎弓劍戰爭之勢節擊稍敲琳琅破碎之音毆爵
者鷗辟翠以窺密避獅之虎擇陰不厭滾春戀蒼野
之雲娥皇瀾斑之淚嘯歌黃臺之雪姬滿悽惋之心雷
夜疑窮鬼之群走向晨訝斷猿之悲冷珮蕭騷兮淅
瀝凜栗冽兮岑沈要之豈水豈山無冬無夏可月可
風于朝于夜陰慘陽舒千變萬化流覽之間興懷矣
罷加旃義各有以慈禘宣空早荀生而感存斷竿蘇
以知忠調人籟比冕連孔表天親作政或叢首藉以

磨能屈曲升良是籠太玲瓏擊琴絃則宮商和暢
爰圍碁局則黑白丁東所以梁苑曾裁衛篇首出林
下致七賢溪中延六逸抑王猷之愛鎮存而自傳之
情孔密夜窗弄影遂入李夫人之畫圖陰谷儲精
嘗諧軒轅氏之聲律以抗千戶侯之國富向馬太史
之論貨財以構一郡身之樓居信王黃州之高素質
向絲肉間呂茅拒溫清聰自瘦疎處摹成蕭悅健
筆擊之菰起佛之妙機投之星負僊之奇術矧復不
操之勁直係孔家之語言得列于瑤琨入禹土之真
賦迦聃合昔心本空虛卞務同歸節稱完固含飄逸

之風神具冲恬之體度以締者嚴名教於不刊以鈞
者任行藏于所遇伏以幽人貞吉君子平安蓋不可
一日無乃教人俗常如有青春在能耐歲寒吁此君
吾友之清高曷其奈何弗豔彼俗紫凡紅之脆弱夫
豈足以有觀

駝故削本篇
在茲存錄

此賦本非擬贈韓客偶為清山西所
因附呈近作耳後屢加刺畫以疥索

擬呈二使

朱提初出地香葉又泛茲古蹟當津路芳隣尋會期
齊飛霞共浴巫涉月相隨沿革盟無恙泰平事可嬉
玄黃真貨國翡翠想瑤池馬上牙旗擎車前喇叭吹

幾看紆紫綾曾是折丹枝方值。公儀儼肯云私觀
遲雙檣眠白日韓船一五兩動秋颺長仰三門瀑欲
臨千頃陂瞻驢西菴傳響度泛鷓刷翎時未佩偶然
印太華所惠印
有偶然字坐聽鏗爾絲嚙人未敢頌堯者濫周
咨為奏荒蕪枝華袞辭仙群去杳眇星聚乍分離迷
海唯孤夢傾陽是寸葵

西菴席上稿此粗成適人來促
乘船忘幸無由書呈

